

蚕 星

吴三刀

目录

第一章 使者	2
第二章 鸿鹄	13
第三章 面纱	22
第四章 呼唤	35
第五章 沙之一	45
第六章 水未到渠不成	58
附录：蒲公英号船员档案摘要	76

第一章 使者

第1天，接触

无人机把那块化石送回蒲公英号时，四个人都在观察室里等着。

那是一块差不多半米见方的生物骨骼化石，通体暗银，边缘锋利，像一整块从寒冷里切下来的金属。自动分析已经先给出结论：无生命活性，放射性极低，表面无异常挥发。可即便如此，它还是被放进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操作舱里，稳稳搁在观察台中央。毕竟，这是人类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外星生物化石。

也是第一次，真正把“另一种生命”放到自己的眼前。

观察室里没有人急着说话。隔着厚厚的透明舱壁，那块化石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段已经结束了亿万年的历史，却仍不肯完全冷下去。

最先开口的还是林若蝉。

“真像一块萨其马。”她小声嘟囔道。

兰斯原本也正看得出神，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笑了一下。“是啊，一块铁做的萨其马。”他说，“虽然只在你家吃过一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

纽文站在他们身后，没说话，只是把视线重新压回到那块化石上。确实很像。只是原本该是条状糖丝的地方，换成了一簇簇前圆后尖的水滴状骨骼结构，彼此融接、堆叠、固定在一起。那些“水滴”几乎全由铁构成，从断面看，内部布满细小通道，中心还有一个空腔，像一套早已停摆的复杂器官。



“这些甲露最后在死的时候，”兰斯慢慢说道，“像是故意要把自己黏在另一个甲露的躯壳上。你们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像是先把自己局部融化掉，再固定上去。简直像一群珊瑚虫。”

“甲露”这个词，是地球总部争论了很多天才定下来的。若直接叫“虫”，太让人不舒服；若只叫“露滴”或“甲壳”，又都不够准确。最后索性从“虫甲”和“露滴”里各取一个字，把它们拼在一起，让这种外星生命至少在名字上先显得柔和一点。

汉娜看着观察台上那团冷硬的“萨其马”，语气仍旧很平稳：“好了，今天大家都够累了，尤其是船长。他在控制室里连续操作了十个小时的无人机，才从地表上切下这一块。等会儿我会和他一起写报告，把扫描结果、切割过程和初步分析都发回地球。按通信延迟，我们至少还要等四十七八天才能收到完整回复。大家最好趁这段时间休整一下。”

她说完这句，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另外三个人，像在无声地点名。

纽文点了点头。

兰斯也应了一声。

林若蝉却没有动。

她仍看着那块化石，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孩童般的困惑和着迷。“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她轻声说，“一个只由铁构成的生命。我们以前总说，生命未必只有一种

形式。可真看见的时候，还是像……像以前所有‘不可能活着’的东西，忽然全都活过来了一样。好像整个宇宙都不再只是星际和物质，而更像一整片巨大的生命。

”

“也许我们本来就太习惯拿自己当标准了。”兰斯说，“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铁只是它们的外壳？像蜗牛壳一样。它们真正起作用的部分，在活着的时候是别的东西。”

“可蚕星上除了氮、氢、铁和极少量的氮、硫之类，就没什么别的元素了。”林若蝉说，“那些‘别的东西’能在哪里？”

“又或者，”兰斯看着那些彼此黏连的甲露骨骼，“它们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生命，而是被另外一种更高等的文明带来的工具。机器，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

林若蝉没有立刻反驳，只是看着那块化石，像在试着把那个想法慢慢放进脑子里。过了几秒，她才说：“我倒宁愿它们真是别的智慧生命留下来的东西。那样的话，蚕星就不只是一个谜，它会更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兰斯看了她一眼，没有再接。

纽文终于开口：“都先去休息。越是第一次见到的东西，越容易让人想多。”

这话听上去像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命令，可汉娜知道，他其实和他们一样，被这块化石牵住了神。只是他总比别人更擅长把那种牵引压到看不见的地方。

那一夜，蒲公英号仍沿用地球上的计时方式。

可对四个人来说，真正开始计时的，是从这块化石被送进观察舱的那一刻。

第 54 天，任务

纽文独自漂浮在球形控制室里，“看”着面前那颗他已经想了几十年、却依旧觉得陌生的星球。

蒲公英号此刻正在蚕星的阴面，同步轨道把它稳稳悬在蓝灰色行星上空。理论上说，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可控制室内壁正投映着飞船外部摄像系统的全景，所以蚕星仍完整地包围着他，像一颗被安静摆在眼前、却又巨大到无法真正收入视野的心脏。

这颗行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质量却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五左右。它的表层温度低得惊人，大气里主要是氦和氢，固体部分则几乎全由铁构成。更奇怪的是，它并不致密，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细细蛀空了一样，拥有一整颗行星尺度的多孔结构。而那些“孔”，后来被发现，几乎全是由甲露一层层堆积、死亡、坍塌、留下的空腔。

纽文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在梦里望过这颗星。可真正站到它面前的时候，他还是只觉得陌生。

“纽文，你又在这儿。”

林若蝉从门口慢慢飘了进来。只有他们独处的时候，她才这样叫他，而不是“船长”。

纽文回过头，看见她一只手轻轻扶着门框，身体在失重中缓缓稳住。“嗯，”他说，“这样站在透明的控制室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再只是某颗星球上的一粒灰，而是和这些星球本身处在同一个尺度上。”

“可难道星球不也是灰吗？”林若蝉来到他身旁，和他一起看着那颗蓝灰色行星，“我倒希望把投影关掉。”

纽文笑了笑：“为什么？”

“关掉之后，才有一点像在家里。”她说。

这似乎是上船以来，她第一次主动提到“家”。纽文心里微微一动，像有某根长期绷着的弦被碰了一下。

“那我们回家吧。”他说。

他顺手关掉了投影。控制室一下暗下来，只剩仪表和舱壁边缘一圈柔和的引导灯。没有了无边无际的星空与行星，空间忽然就小了，像一个终于收拢了边界的房间。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纽文问：“你来找我，是总部回消息了？”

“嗯。”林若蝉点点头，“刚刚碰见汉娜了，她和兰斯马上过来。”

话音刚落，门口就传来轻微的碰撞声。汉娜先飘进来，后面跟着兰斯。汉娜手里拿着一块薄屏，语气仍旧是她一贯的清晰和克制：“船长，总部的详细回复到了。我先拿了最主要的部分。”

她把屏幕投到控制室后壁，四个人一起看着那一段又一段带着地球口吻的文字：

化石分析确认，它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铁和少量重金属元素构成，没有发现任何有机成分，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能量器官。甲露中空部位可能是其活着时的供能核心，内部通道则可能承担过信息传导或其他功能。根据可见结构判断，其形态和通道分布高度一致，突变率似乎极低，可能与蚕星极低的自然辐射水平有关。

基于以上结果，总部批准他们在基础隔离条件下对化石进行更直接的解剖与处理，并要求尽快从其中提取一个完整甲露个体作为标本。那将是人类获得的第一个外星生物标本。

接下来，则是他们真正等了很久的命令：

定位四十五年前在蚕星着陆的使者号；在天气允许时实施首次登陆；安放一台记录仪，持续记录地表天气、图像和环境数据；若条件允许，拆卸使者号，取回黑匣子。

最后那几行字让控制室里安静了一瞬：

由于蒲公英号与地球单程通信时间约为四十六天，如遇无法等待总部指示的突发情况，纽文船长拥有现场最终决断权。

屏幕熄下去之后，谁都没有立刻说话。

最先开口的仍是汉娜：“任务书没有变化，只是比之前更具体了。我们得先把完整标本取出来，再分析使者号着陆点附近的天气窗口。顺利的话，再过几十天就能第一次下去。”

兰斯吹了个很轻的口哨：“等了这么多年，总算走到这一步了。”

纽文没有接这句话，只是点了点头：“那就从标本开始。”

第 57 天，日出

这次是林若蝉先到了控制室。

纽文进来时，她已经一个人静静漂在控制室中央有一会儿了。蒲公英号下方，蚕星大气对光线的散射，正在一点一点把那颗星球的边缘染亮。由于同步轨道和蚕星自转周期的关系，这种“黎明”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十个小时。可真正的日出仍会让人屏住呼吸。

兰斯飘进来的速度总是比别人快一点，汉娜紧跟在他身后。兰斯一进门就说：“上次日落没赶上，这次日出总算赶上了。上飞船二十四年，睡了十四年，我都快忘了日出是什么样子……”

他说到一半，忽然自己安静下来。

一道蓝得近乎锋利的光从行星边缘猛地射出，像有人从一枚巨大的蓝灰色戒指后面，轻轻掀开了一角。蚕星的轮廓在那一瞬间亮得像冰，蓝色太阳则像镶在戒指上的一颗钻石。

虽然控制室屏幕自动压暗了亮度，可那光还是让四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它冷，静，遥远，却又带着一种无法否认的力量。它能在瞬间摧毁站在它面前的一切，也能给一整颗寒冷的星球留下生命。

四个人安静地漂在那里，看着那枚慢慢升起的蓝色太阳，像四只被夜晚还没完全放开的萤火。

“看，”林若蝉忽然轻声说，“它创造的生命。”

她说着，慢慢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来。

那是一只完整的甲露。



在这几天里，她已经从那块大化石里细细清理出了一个个体。它圆头尖尾，表面暗银，安静地躺在她手里，像一滴本不该凝固的金属。她把它轻轻举到那层蓝光里，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该把这边叫头还是尾，先叫头吧。这里有一些像融化过的痕迹。我想，上次兰斯说得对，它们在死之前，大概会通过融化自己的一部分，把自己固定在别的甲露骸骨上。从我清理化石时看到的情况看，这些融化的位置像是随机的，每一只都不太一样。”

她换了个角度，让另外三个人看清尾端。

“还有，尾部这里其实有一个孔，直接通到中心空腔。它是唯一和外界连通的地方。我猜这地方也许很重要，可能既是它们摄取什么东西的入口，也是排出什么东西的出口。甚至……它们活着的时候，也可能靠这里喷出某种气体或者带电粒子，让自己向前运动。”

“也可能只是它们的一个结构缺口。”汉娜提醒她。

“也可能。”林若蝉点点头，“我们现在知道得还是太少。”

纽文从她手里接过那只甲露，看了片刻，说：“不管怎样，它都应该先待在标本盒里。我们以后要把它带回地球。”

“即使我们决定回去，”林若蝉说，“那也得三十多年以后才到。更何况，这整个星球都是它们的化石，并不缺这一个。这个……就先让它陪着我吧。”

兰斯在一旁没说话，只是看着她和那只甲露一起被蓝色日光照亮的侧脸，眼里那一点不易察觉的笑几乎没藏住。

汉娜当然看见了，什么都没说。

纽文也看见了。他没有阻止，只把那只甲露重新递回给林若蝉，说：“暂时可以。但只有一个条件，所有操作记录必须完整。”

“遵命，船长。”林若蝉终于笑了一下。

那笑在蓝光里显得有点远，又有点轻，像她整个人已经先于飞船一步，被那颗星球慢慢吸过去了。

第 139 天，登陆

“真难为这个老古董了。”兰斯看着登陆舱窗外那架几乎被雷击和岁月融坏的使者号，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我倒挺羡慕它的。”林若蝉说，“能在这里陪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待这么久。”

他们俩先检查了一遍登陆舱状态。纽文和汉娜还在蒲公英号上方同步轨道待命，这次实际执行登陆任务的是兰斯和林若蝉。按计划，兰斯负责拆卸使者号、取

回黑匣子，林若蝉负责去更远一点的位置安装记录仪。

“让我出舱去取黑匣子吧。”林若蝉说。

“不行。”兰斯立刻拒绝，“你等会儿还要去安记录仪。黑匣子这边拆卸时间不好估计，你先留体力。”

他说完就去换宇航服。林若蝉没有和他争。

兰斯踏上蚕星地表的时候，心里那股属于考古学家的敬畏几乎是本能地浮了上来。脚下是亿万年前生命堆成的铁质大地，空旷、寒冷、坚硬得近乎纯粹。站在这样的地方，他会下意识觉得自己不是踩在一颗星球上，而是踩在某段早已停止呼吸、却仍保持形状的巨大遗址上。

使者号比他们在模拟图里预想得还要糟。因为不清楚受损细节，他们在飞船上预演的几套拆卸方案，到了现场都得临时修改。兰斯花了差不多两倍的时间，才总算把黑匣子完整取了下来。

他把黑匣子带回登陆舱时，林若蝉接过它，抱在怀里看了一下，像接过一段迟到了四十五年的消息。然后她抬头给了兰斯一个很轻的拥抱。

“辛苦了。”

兰斯高兴得差点把疲惫全忘了。他笑着说：“不辛苦。快去准备吧，记录仪那边已经比计划晚了几个小时了。”

“早准备好了。”林若蝉说，“我这就出去。”

她跨出舱门，刚走几步，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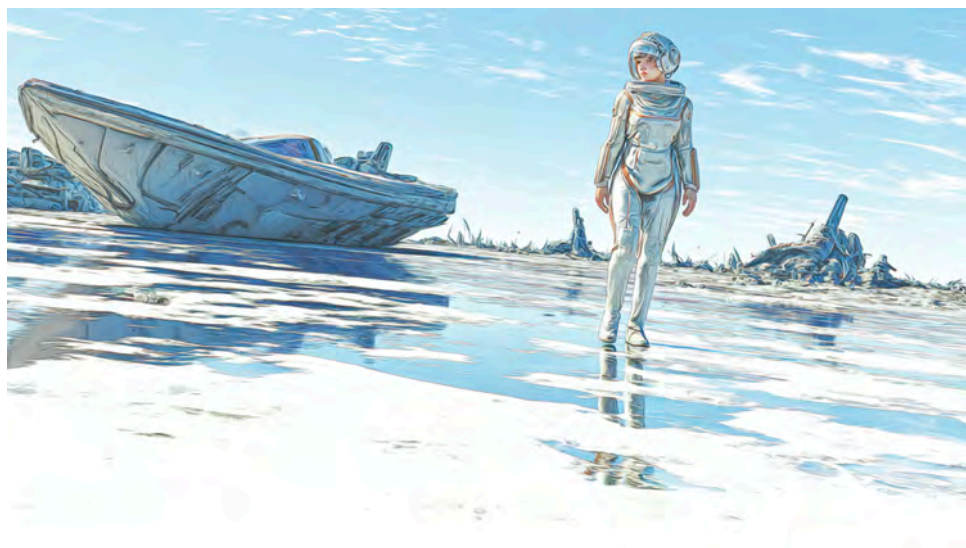
天很亮，很蓝。如果不是头顶那颗太阳发出的是冷蓝光而非熟悉的黄光，这里几乎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正站在地球上某片极其安静的海边。只是脚下这片“海”是银白色的，泛着金属光泽，平直得几乎没有起伏，一直铺到看不见的远方。而这海的每一寸，都由远古外星生命的铁制骸骨堆积而成。

林若蝉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对她来说，这景象简直像天堂一样干净、美丽，又像一本摊开了、却只允许你远远看一眼的生命之书。她甚至有一瞬间想摘下头盔，去真正感受这里刺骨的寒

冷，去听风，去闻这片没有气味的空气，去体会这些骸骨曾经如何活、如何死。

直到头盔里自己的呼吸声把她拉回来。



她定了定神，继续走向选定的位置。记录仪安装得很顺利，没出任何意外。

等她回到登陆舱时，兰斯已经把返航程序准备得差不多了。“回来得正好，”他说，“我们该回去了。船长刚刚发来消息，说北面两百多公里外有形成雷暴的迹象。虽然还很远，但暂时不清楚它会不会往这边扩展。保险起见，建议立刻返航。”

他说着，把控制台上的气象画面切给她看：“看，这几个闪光点就是闪电。几分钟前还没有。”

“好的，今天任务也很顺利……”林若蝉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一下，“嗯？……嗯，准备返航。”

兰斯立刻转头看她：“怎么了？”

“没什么。”林若蝉皱着眉，像自己也觉得奇怪，“我只是突然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像一只小船，一个人漂在很大的海上。刚刚我明明还很高兴。”

兰斯怔了一下，随即神色也变了。“我刚刚也是。”他说，“我没有什么画面，就是突然觉得特别孤独。好像……你一下子离开了我一样。”

林若蝉也愣住了，低声嘟囔了一句：“真奇怪……先回飞船再说吧。”

纽文和汉娜在控制室里迎他们回来。

“干得漂亮。”纽文一眼就看见他们带回来的黑匣子，可随即也看见了两个人脸上那层没来得及藏好的凝重，“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没什么大事。”林若蝉先把黑匣子递给他，“就是有点奇怪的感觉，可能待会儿再说。我们先看里面的资料吧。”

纽文接过黑匣子，下意识瞟了一眼汉娜。汉娜也看了看那两个人，很轻地给了纽文一个眼神。纽文误会了，以为只是林若蝉和兰斯之间又闹了什么情绪，也就暂时没有多问。

他把黑匣子接入主机，说：“先看看有没有坏得太厉害。”

画面调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使者号留下的录像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冗长。除去嘈杂的风声和偶尔的雷声，绝大部分镜头几乎都是静止的，乍看并没有什么特别。

汉娜说道：“这些录像按正常速度全播完得要二十天。我们最好系统地分析。先看看最后一段吧，就是使者号被击毁前那几分钟，那里最可能有信息量。”

纽文点头，把时间轴拉到末尾。

那一刻，控制室里再一次只剩下轻微的电流声和影像底噪。厚重云层遮住了太阳，画面黑得厉害，只有一道道闪电会在极短的瞬间把地表照亮。终于，一道明亮的闪电劈在使者号前方两三百米处。那一小片地面几乎在瞬间被融化，飞溅出很多火星，红热的铁液在黑暗里像突然露出的伤口。

闪电熄灭后，黑暗重新压下来。

然后，慢慢地，那附近的甲露一个个跳了起来。

紧接着，整幅画面忽然变成了刺眼的白。

录像中断。

第二章 鸿鹄

2129 年元旦，人类太空局向全世界发布了一则招募启事。

真正让这则启事和以往不同的，不是“蚕星”这两个字，而是最后那一行：

入选者在完成蚕星驻留任务后，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返航地球。

这句话让很多人沉默了好几天。

谁都明白，这不是一句慷慨的话，而是一句诚实的话。蒲公英号定于 2135 年出发，经云顶虫洞航向蚕星，二十四年后抵达，再在那颗星球附近驻留十二年。如果四位宇航员最终决定返航，那么他们重新踏上地球时，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大约六十年。到那时，他们自己只老去二十多年，而那些留在地球上的人和事，却会在他们离开的时间里继续向前，老去、改变，甚至消失。

但即便如此，申请的人仍旧多得惊人。

启事后面附着极长的任务说明。绝大多数人只看了前几页，只有少数人把它从头翻到了尾。说明书里除了风险、职责和训练要求之外，还附着一句奇怪的提问：

如果你在六十年后返回地球，你还希望看见什么？

太空局要求每一位申请者都回答。

很多人把答案写得像告别，也有人写得像誓词。后来，这些答案全被夹进了候选人档案里，却几乎没有对外公开。太空局真正想从中看的，显然也不是文采，而是一个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那是一颗在云顶虫洞另一端发现的蓝灰色行星。它和地球差不多大，质量却低得异常，内部像被什么东西细细蛀空了一样，呈现出巨大的多孔结构。使者号无人飞船在 2114 年抵达蚕星后，传回了一批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图像：银白色地表上，到处散落着前圆后尖的水滴状构造，像生物骨骼，像未完成的茧，也像某种被冻结太久的生命。后来，人们给这些东西取名为“甲露”。再后来，那颗行星也从最初更偏结构学意味的“繁星”，改名成了“蚕星”。



最开始的时候，纽文、林若蝉、兰斯和汉娜，不过几百份候选人档案里的四个名字。真正让他们开始记住彼此的，不是那些表格，而是一场持续了七十二小时的故障模拟。

模拟背景很简单，也很残酷：飞船刚刚穿过云顶，主导航系统出现偏移，生命维持参数异常，而地球回信至少还要二十多天。

所有候选人被随机编组，关进一间封闭模拟舱里。

那一次，他们四个人第一次被分到一起。

模拟开始后不到二十分钟，舱里就已经吵成一团。主屏上三组数据互相矛盾，导航偏移和生命维持异常看起来像同一个故障源，有人主张优先修导航，有人坚持先保生命维持，也有人建议立刻切换备用系统。

纽文原本一直站在后面，直到争论快要失控，才走到主控台前说了一句：“先别对着结论吵。把原始日志拉出来。”

他的声音不高，却很容易让人停下来。

“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看起来像’。”他说，“先把每一条‘看起来像’拆开。谁负责导航日志，谁看生命维持，谁查传感器，三分钟后只报结果，不报情绪。”

汉娜几乎没有耽搁，立刻接着他说下去：“按时间顺序来。先说发生了什么，再说你们怎么理解。不要把猜测先扔到最前面。”

她说话时从不刻意压住别人，可总能让人自己把声音收回去。乱成一团的时候，这种能力比提高音量更有用。

林若蝉是那时忽然安静下来的。

她原本也在听人说话，听着听着，忽然不说了，只盯着一组不断漂移的曲线看。她站在控制台前，像在看一块别人都觉得已经读懂了、她却总觉得哪里还没读完的骨骼。过了足足一分钟，她才轻声说：“不对。”

没有人接话，她就自己把那条曲线放大了。

“如果真是主系统偏移，这里的响应速度不该这么滞后。”她抬手在屏幕上点了几下，“推进系统本身没这么大问题，问题更像是在上游。不是船在偏，是有一只‘眼睛’在把它看偏。”

有人愣了一下，还没听懂，兰斯已经凑过来看屏幕，皱着眉说：“像骨头没断，疼却传错了地方。”

林若蝉当时觉得这比喻有点荒唐，可几秒钟后，又不得不承认它异常准确。

真正的问题不在主导航，而在一个传感器模组。导航系统是在跟着一只失真的“眼睛”纠正自己，于是越纠越偏。生命维持异常则是另一个问题，只是恰好在

同一时间被错觉放大了。

找到这一点之后，舱里的气氛立刻变了。争论没有完全消失，却终于开始围着真正的问题转。

后来的七十二小时里，他们几乎没怎么睡。纽文负责最终决断，汉娜不断把快要散掉的讨论重新拢回主线上，林若蝉总能先一步发现异常模式，兰斯则出人意料地擅长在混乱里建立整体图景。他有时说得像在讲遗址，有时又像在讲伤口，但偏偏总能讲中。

那一组是最早完成全部目标的一组。

后来，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分到同一组里。到训练后期，太空局内部几乎已经默认，蒲公英号的核心乘员大概就是他们了。

真正让他们彼此之间多出一些任务之外的东西，是发射前一年的一次短休。

那时林若蝉请了两天假回母亲那里。她从小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母亲是做研究的人，说话总带一点过于清醒的克制，也习惯先观察、后表达。她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只是不太会把感情做成那种一伸手就能摸到的温暖。

林若蝉小时候的“家”也因此和别人的家不太一样。

那里并不冷清，也绝不拮据。相反，房子很宽敞，装修得文艺而朴素，木地板、长书架、旧唱片机、窗边植物、浅色布艺沙发，墙上挂着不张扬的画。只是整间屋子更像一位学者长期居住的私人书房，而不是那种永远热热闹闹、总有人把情绪端到台面上来的家庭空间。

林若蝉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她见得最多的，不是喧闹的照顾，而是安静的秩序；不是被反复确认的依赖，而是“你自己先想明白”的目光。母亲给了她很好的生活，很好的教育，也给了她

足够体面和自由的成长条件，只是很少把“爱”说得圆满、直接、毫无保留。

于是林若蝉很早就习惯了：高兴和难过都先自己消化，不懂的东西先自己看，模糊的情绪也先自己放在心里，等它慢慢沉出形状。她对那些安静、复杂、冷而有序的东西有天然的亲近，大概就是从那样的生活里长出来的。

兰斯原本没有必要同行，却还是跟着去了。他后来也没太说清楚原因，只说自己正好想离开基地透透气。

若蝉母亲住的地方在一栋很安静的高层公寓里。进门后先看见的是一整面书墙，书架之间留着窄窄的暖光。客厅里没有多余摆设，但每样东西都摆得很妥当，像一段被计算过又不露痕迹的句子。餐桌一端摊着几页打印出来的纸，边上放着一副眼镜和一支没盖上的笔，像主人刚刚从工作里暂时抬起头来。

她母亲看见他们时，并没有表现出夸张的惊喜，只是把目光在兰斯脸上停了半秒，像本能地先读了一遍这个年轻人的神情，然后才说：“进来吧。路上堵吗？”

林若蝉回答“不堵”的语气，也和她差不多平。

可兰斯很快就明白，那不是疏离。她们只是都不习惯把情绪一下子放出来。她们彼此熟悉，彼此关心，只是那关心总要先绕过一点理性和克制，才肯落下来。



那晚饭菜很丰盛，餐具也都讲究，能看出这不是一场临时应付的接待。只是整

张桌子上的氛围仍旧和普通家庭不太一样。她母亲会问若蝉最近睡得如何、训练负荷大不大、有没有旧伤复发，也会问兰斯他负责哪一块任务、在失重环境里会不会头疼。每个问题都问得准确、合适，像是既关心，又保持着一点专业性的距离。

饭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一盘萨其马放在桌上，说是前几天别人送来的，甜得太过，自己吃不惯。

兰斯后来一直记得那个味道。

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吃，而是因为他在那一刻忽然意识到，林若蝉原来也有这样一种属于地球的、非常具体的、带着家庭痕迹的一面。只是那一面平时被她收得太深了，不是熟到一定程度，很难看见。

临走时，她母亲送他们到门口，只对林若蝉说了一句：“别总把自己放得太后。你从小就这样。”

林若蝉站在原地，过了两秒，才轻轻“嗯”了一声。

她们没有拥抱，也没有更多告别的话。可兰斯反而因此记住了那一刻。因为他忽然明白，若蝉并不是没有被爱过。只是那种爱更安静，也更难被人一眼认出来。

回去的路上，兰斯说：“你家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原来以为会更……像普通的家。”兰斯自己也知道这句话说得很笨。

林若蝉却笑了一下，说：“我小时候也这样想。后来就习惯了。安静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轻，像在替自己解释，又像根本不想解释。兰斯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和蚕星之间，也许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别人没有的相似：都安静，都克制，都不把内部真正重要的东西轻易露出来。

也是在那次短休之后，兰斯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喜欢她。

汉娜当然看得出来。

纽文也看得出来。

有一次训练结束后的深夜，纽文和汉娜并肩走在基地玻璃长廊里，外面是一

片被灯光照得发白的夜色。汉娜忽然问：“你担心他们两个？”

纽文看着窗外，说：“我担心所有人。”

“包括你自己？”

纽文沉默了一会儿，答道：“尤其包括。”

汉娜没有再问。

到 2135 年春，最终名单公布：

- 物理学家纽文担任船长；
- 生命学家林若蝉；
- 地质历史学家兰斯；
- 神经心理学家汉娜。

外界有人说，这四个人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探路者；也有人说，这不过是把四个活人送去一场文明尺度的流放。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两种说法都没错。

出发前最后一夜，他们被安排在发射场旁边的封闭休息区。窗外灯火通明，远处高高耸立的发射塔像一根插进夜空里的针。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进入蒲公英号，进入那艘会把他们从地球带到另一颗蓝色太阳下去的飞船。

四个人围坐在一起，谁都没有多说话。

过了很久，还是兰斯先问：“十二年后，你们会回来吗？”

这个问题在招募、训练和心理评估里都被问过很多次，可直到这一刻，它才第一次像一个真正的问题，落到四个人中间。

“我不知道。”林若蝉先开口，“如果到了那时候，我觉得还没看够，也许就不

回来。”

“我大概会回来。”汉娜说，“不是因为我不想留下，而是因为我想知道，回来以后，我是不是还认得那个在地球上生活过的自己。”

兰斯笑了笑：“我以前总觉得自己会留下。现在又觉得，也许会回来。”

“为什么？”林若蝉问。

“因为如果真的看见了什么，”兰斯说，“总想带回来给别人看一眼。”

三个人都看向纽文。

纽文想了想，说：“如果你们都回来，我就回来。只要少一个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

林若蝉低头看着手里的杯子，过了一会儿才轻声说：“那我们尽量都回来吧。”

纽文点了点头，像是在接受一项明知并无十足把握、却仍然必须答应下来的命令。那一夜，没有人睡得很好。

第二天，蒲公英号起航。

发射前最后几分钟，林若蝉透过舷窗看见地球一点一点退远。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春蚕。它们安静地吃叶、结茧，把自己封进一个很小很白的壳里，直到有一天，从里面钻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



她想，也许人类也是这样。

也许蚕星也是这样。

也许他们四个人，正要被装进一个过于漫长的茧里，去等待一个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到来的破口。

而在她身旁，兰斯正在把安全带扣紧。汉娜已经低头核对第一轮值守表。纽文坐在前方，声音稳定地读着起航前最后一项确认。

那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很多年以后，真正先被打开的，不是飞船，不是星球，而是他们自己。

第三章 面纱

大家全都呆呆地看着屏幕，虽然画面已经停住了。

谁也没有想到，那些散落在蚕星表面上的甲露居然是“活”的。没有任何其他有机物的迹象，仅仅是那些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铁构成的东西，竟会在闪电之后一个个醒过来，飞起来，聚集起来，甚至以一种他们尚且无法理解却又不容否认的方式繁殖。

控制室里安静得只剩下记录仪的底噪还在很轻地响，像某种迟到的余震。

还是纽文先开了口。

“若蝉，”他说，“马上去把你之前解剖下来的甲露标本和所有化石碎片都放进隔离观察室。包括操作台、刀具、标本盒，凡是和它们接触过的东西，一样不落。”

林若蝉像是这才忽然醒过来，只答应了一声，就快步朝门外走去。

汉娜仍盯着画面，低声说道：“那个标本大概已经没有生命活性了。还好我们上次带回来的不是直接散落在地表上的甲露，而是一整块切下来的化石。”

兰斯看着那片已经重新变暗的地面，像在对着自己发问：“可是，是什么给我们提供能量呢？是那些闪电？”

“现在看来，只可能是闪电。”纽文说，“至少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别的来源。”

他顿了一下，眉头始终没有松开。

“但我不明白的是，闪电几乎会融化它所击中的一小块地面，也会直接杀死一部分甲露。换句话说，它们每次获得能量，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这种方式太粗暴了，粗暴得不像一个演化成熟的生命系统。假如其中一部分甲露能长出某种更耐高温、可再生的‘壳’，让自己在受电时只损失外层结构，而不伤及主体，那么这些

更高效的个体应该早就会取代现在这种原始的形态。”

汉娜终于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说：“也许我们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们看到的只是几分钟的结果，看不到它们漫长的历史。而且，这些奇怪的生物甚至未必真是通过我们熟悉的进化方式演变出来的。”

正说着，林若蝉回来了。

“都放好了。”她说，“没有发现异常。”

纽文点了点头，像是已经在脑子里把接下来几天排好了顺序。

“在我们基本搞清楚这些甲露之前，任何人不得单独进入隔离观察室。兰斯，你负责监控观察室和标本室的状态，有任何异常立刻汇报。汉娜，把使者号黑匣子影像切成三段，我们每个人各负责一段，再交叉复核一遍。除了录像，还要调入气象、电磁、温度和使者号当时的各项环境数据，看看有没有被我们漏掉的细节。我现在立刻向地球总部发报告，把这次登陆任务的经过和刚才的影像一并传回去。等我们完成这轮分析之后，再决定是否再次登陆。”

林若蝉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五天里，蒲公英号几乎像一间被彻夜点亮的实验室。

为了不漏掉任何细节，大家都没有快进。那段长达二十天的黑匣子录像，被拆成时间段一帧一帧地看。最开始的两天，四个人几乎都没怎么合眼，尤其是林若蝉。她恨不得二十四小时盯着那些画面，生怕自己眨眼的时候，就错过了第二次甲露醒来的瞬间。

可绝大多数时候，画面都是静止的。

蚕星地表空旷、平坦、银白，远处偶尔滚过阴影，近处偶尔掠过风声。风大的时候，会有少数散落在地上的甲露被吹得轻轻挪动，甚至翻起、滚动，像一些形

状古怪的金属枯叶。可那究竟是被风吹起来的，还是它们在借着风中的能量活动，谁也说不清。

他们试图把影像和使者号留下来的环境数据对照起来。

有一次，兰斯把一段风声极大的录像来回放了三遍，说：“假如这些甲露在大风里会自己动，那它们为什么偏偏只是翻起来、挪一小段，又立刻停下？这看起来更像被吹动，不像有目的的移动。”

“也可能是它们在极低能量状态下的本能反应。”林若蝉说，“就像地球上有些种子被吹起来的时候，也会利用风去更远的地方。”

“但我们在镜头里没看到任何后续行为。”汉娜说，“没有聚集，没有升温，没有方向一致的运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把这部分都解释为‘风吹起来了散落在地上的甲露’，比解释为‘它们在利用风活动’更稳妥一些。”

纽文没有参与争辩，只是把几条数据窗口依次调出来。风速、电场、地表温度、周围闪电密度。这几组数据在那几段“疑似活动”的录像里都没有形成明显关联。最后他也只能说：“先把它记成不确定现象，不要急着往生命活动上归。”

五天过去，除了风声和那一次被闪电照亮的苏醒与繁殖，录像里几乎没有更多能作为决定性证据的东西。

第五天傍晚，纽文走进控制室时，脸色有些沉。

“十分钟前，”他说，“蒲公英号和地球总部的背景通信断了。”

三个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

“可能像上次一样，几个小时就恢复。也可能像三年前那次一样，要中断几个月。”纽文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汉娜先问：“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它一直不恢复，我们得在没有总部意见的情况下自己制定第二次登陆计划？”

“如果通信一直中断，是的。”纽文答道，“不过先别急。至少还有一件确定的事。”他说着把记录仪附近的气象预测调到主屏上，“计算结果显示，明天，大概三十个小时之后，记录仪所在区域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形成一次雷暴。这是个机

会。大家把手上的事先放一放，明天一早都到控制室来。”

第二天，雷暴如大家所愿地来了，虽然比预测晚了四个小时。

控制室里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站在显示墙前。记录仪那边天色已经极暗，厚厚的云层几乎遮住了全部日光，所以系统自动打开了夜视辅助与红外模式。画面里，远处偶尔有闪电击中地面，但落点都太远，看不清甲露的情况。大家耐心地等着，因为总会有一道闪电落到足够近的地方。

终于，一道闪电击中了记录仪前方大约五十米处的地面。



和在黑匣子录像里看到的一样，那一小块地面几乎在瞬间被融化，白得刺眼。随后，周围未被直接熔毁的甲露一个个动了起来。由于红外镜头能看见温度分布，它们的变化比黑匣子画面里更清楚：原本与环境温度几乎一样的暗冷金属个体，迅速在内部亮起一层层明暗不均的热纹，像有什么东西沿着它们体内那些细小的通道在快速流动。

“它们不是整体一起热起来的。”汉娜忽然说道，“看尾部和中段，温度是分层爬升的。像先被充进去，再在内部重新分配。”

这些甲露开始飘浮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运动时，它们会从尾部那个洞里喷出极细的一缕气体，推动自己前进。它们并不盲目四散，而是像对周围的地势、彼此的位置都极其敏感一样，慢慢朝地势较低的地方汇拢过去。

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个后来让他们很久不能平静的过程。

甲露慢慢一组一组地聚拢，每十八个为一组，均匀分成上中下三层。每一层的六个甲露都排成一个正六边形，占据顶点，全部圆头朝下，像三层完全对齐的六边形框架。随着它们越来越稳定地悬浮，六边形中央那一小块地面迅速变亮、升温，最终重新融化成一团白得发虚的金属液。

“地面不是被闪电余热融化的。”纽文低声说，“是它们自己继续把那一小块地方加热上去的。”

那团白光慢慢从地面升起，升到三层六边形柱体的顶部，就像一次无声的日出。随着甲露体温逐渐下降，那团白光边缘也开始由炽白带上淡淡的紫红，光晕慢慢收缩。到了后来，几乎已经可以看清，那不过是一滴刚刚从地面上被提起来的熔融金属液。

然而，那液滴并没有立刻落下。

它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捏住了顶部，慢慢向下垂长，被拉成了一个前圆后尖的水滴形状。那情景诡异得近乎庄严，像六边形柱体的上方悬着一只无形的老式水龙头，而那滴液态的铁，正从里面缓缓滴出来。

在滴落过程中，液滴边缘迅速冷却。等它最终接触到地面时，已经重新变成一块固体。

一个新生的甲露。

随后，这十八个甲露像完成了一件极其精确的工作，开始各自分散。有些留在附近，有些很快飞向远处，以至于镜头已经追踪不到。整套过程，从聚集、升温、融化、塑形到分散，总共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左右。而从那块地面被闪电击中开

始，到周围所有甲露陆续冷却、停下、重新进入休眠，则总共经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控制室里谁都没有立刻说话。

即使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定义检验，现在也没有人会再怀疑“甲露是生命”这个命题。只是这生命离他们熟悉的一切都太远了，远得让人一时竟不知道该先惊叹什么。是它们用电磁和高温塑造新个体的方式？还是它们在低温、低密度、几乎没有有机物的世界里，竟还能形成如此复杂的秩序？

最先回过神来的是兰斯。

“蚕星表面这么冷，它们怎么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把铁融化成那样？”他一口气问道，“还有，它们为什么能浮起来？那团铁液又为什么能稳稳悬在空中？它们到底是在生物学上‘繁殖’，还是在制造自己？”

纽文似乎早在脑子里把这些问题都走过了一遍，立刻回答：“原理上并不全是解释不了。它们从闪电获得大量电能，通过某种方式储存在体内。释放这些电能以后，就能在自身与地面、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电磁场。甲露本身是铁导体，地面也几乎全是铁，所以它们能像磁悬浮一样悬在离地不高的位置。至于那滴铁液，被升起来、被融化、被控制形状，我们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有类似技术了，叫悬浮融化。”

他说到这里，自己也摇了摇头。

“可让我不明白的是，它们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把新生甲露内部的结构也塑造出来。那不是单纯地‘滴一滴铁’就够了。它们必须在那滴铁冷却成型之前，就把内部通道和空腔一起确定下来。我猜想，那十八个甲露事先已经通过调节体内电流，把那根六边形柱体内部的磁场结构安排好了，所以液滴在落下来的过程中，才能一边冷却，一边被塑出内部结构。”

“太浪费能量了。”兰斯喃喃地说。

“是。”纽文看着那最后一帧定格画面，说，“铁的电导率并不高。它们这样活动，电阻损耗会很大。为什么它们没有演化出更高效的方式？哪怕只是像地球上的生物那样，机械式地爬行或者跳跃，也会比悬浮和高温塑形节能得多。”

汉娜这时开口道：“也许它们从来就不是朝‘更省能’的方向演化的。或者，能量对它们来说并不像对地球生命那样珍贵。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它们在追求什么。”

她指着屏幕上那些飞出视野的亮点：“我更在意的是，它们为什么都往低洼处聚集？繁殖结束之后，又为什么有一部分会飞去很远的地方？如果低洼处只是为了繁殖，那离开的那些又是去做什么？”

“死亡。”林若蝉忽然说。

三个人都看向她。

她像是还没从刚才的画面里出来，眼睛里有一种异常专注的光。“我只是觉得，”她缓缓说道，“它们去低洼处繁殖，然后飞到别的地方停下、冷却、死去。否则，整颗星球表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散落开的甲露化石？”

“也可能只是镜头外还有别的结构。”汉娜提醒她。

“是。”林若蝉点点头，但声音仍然轻而固执，“可我还是想看看真正活着的时候的它们。光靠想，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去蚕星收集几个甲露回来做实验？”

纽文没有立刻反对，而是先把黑匣子最后的几段数据也调了出来。雷暴强度、

地表电压梯度、记录仪温度曲线。过了一会儿，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说：“我们还有一个标本。”

“上次从化石里解剖出来的那个？”汉娜问。

“对。”纽文说，“先不要急着再登陆。我们把那个标本拿出来，用电刺激做一轮实验，看它到底还有没有生命活性。如果有，我们就先不必冒险下去；如果没有，再决定是否去收集活样本。”

“还是要先问一下总部。”汉娜说，“至少把现在这段影像发出去，再等等回信。”

“如果通信恢复了，当然要等回信。”纽文说，“但如果通信继续中断，我们就得自己决定。”

林若蝉显然已经倾向于立刻下去，却没有再坚持。她知道纽文已经让步了一半。

旧标本的实验做了整整三天。

标本被重新从隔离观察室取出来，放在一块特制的陶瓷绝缘台上。最开始，他们用极低电压和极短脉冲去试，就像给一个沉睡的东西轻轻碰一碰。没有反应。随后提高电压，延长时间，换不同方向的电极，模拟闪电式的瞬时高压，也模拟更平稳的持续高压。还是没有任何自主活动的迹象。

汉娜负责记录。她把每一次实验的电流、电压、温度和磁场波动都记得极细。

林若蝉则始终盯着标本，几乎固执得像在等它突然醒来。可不管他们怎样刺激，那块取自化石内部的完整甲壳都没有再动过一次。高压只能让它的外壳局部发热，强脉冲只能在内部通道里引起极短暂的感应电流，切断供电后，一切又立刻归于死寂。

“看来死亡这件事上，它们倒和地球生命很像。”汉娜在第三天结束实验时说，

“一旦死了，就不会靠重新供能再活过来。”

纽文看着实验台上的标本，没有出声。

他心里多少松了一口气。至少，这意味着他们暂时不用担心飞船里任何已经处理过的化石样本会忽然变成活动个体。

可与此同时，这三天的实验也给了他们另一个更明确的结论：如果想真正研究甲露，靠死样本不够。

而背景通信仍然没有恢复。

“不能再等了。”林若蝉第一个说。

这一次，兰斯倒是先点了头。“我同意。”他说，“再等下去也没有新东西。我们需要活样本，需要知道它们在休眠和苏醒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汉娜却仍然谨慎：“要去可以，但我不赞成由人直接去捡。为什么不继续用无人机？上次切割化石也很顺利。”

纽文想了想，说：“我也考虑过。但这次我想顺便检查一下记录仪是否因雷击受损。另外，我们四个都得尽早积累登陆蚕星的经验。以后不可能永远只让一个人去。”

“所以这次还是你和若蝉？”汉娜问。

“对。下次轮到你和我，或者你和兰斯。”纽文说。

汉娜看着他，知道他已经决定了。她没有再争，只补了一句：“那就把中止条件写清楚。只要气象或电场超过阈值，任务立刻终止，绝不在地表逞强。”

纽文点头：“同意。”

林若蝉什么都没说，只是低头把登舱前的清单又检查了一遍。可谁都看得出来，她眼里那种压抑了几天的亮光，又回来了。

第二次登陆过程很顺利。

纽文把登陆舱降落在记录仪附近一片相对平坦的地面上。一下去，他先仔细检查了一遍记录仪和周围环境，确认仪器本身没有受到雷击的直接损伤。林若蝉则已经换好宇航服，准备出舱收集散落在地表上那些休眠状态的甲露。

就在这时，蒲公英号发来警报：登陆舱附近上空可能马上形成雷暴。

按原定预测，这里本不该在这个时段出现雷暴。上一次登陆时，气象模型也失误过一次。纽文心里隐约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异样，还是立刻叫停了林若蝉。

“先回来。”他说，“不能冒险在雷暴里出舱。”

林若蝉只得退回登陆舱。

不久，雷暴果然在附近爆发。上方云层厚得几乎把一切都压黑了，舱外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频繁的闪电一瞬间一瞬间地把整片大地照亮。就在那一瞬间的白光里，纽文和林若蝉用肉眼断断续续地看见了甲露的活动。

虽然他们已经在影像里见过一遍，可亲眼看见又是另一回事。那些原本像死物一样散在地上的水滴状铁壳，在闪电之后一个个微微抬起，离开地面，在刺目的白光和无边的黑暗之间漂浮、转向、聚拢。每当闪电落下，整片银白色平原就像有一层隐蔽的生命被瞬间点亮。

林若蝉几乎压不住自己的兴奋。即便隔着头盔，纽文也能听出她呼吸比平时快了。

可奇怪的是，他自己也觉得胸口里有一种不太自然的激动正在漫上来。那激动并不像单纯看见奇景时的震撼，更像什么东西在从更里面的地方推着他，让他去高兴、去着迷、去靠近。

雷暴结束后，纽文盯着舱外仍旧偶尔闪一下的远处天幕，忽然问道：“若蝉，刚才雷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激动？”

“有啊。”林若蝉理所当然地说，“我当然激动。”

“不是那种普通的激动。”纽文缓缓说道，“我是说，我觉得自己激动得有点不自然。明明这些甲露的活动我们已经在录像里看过了，我原本不该这样……可刚

才脑子里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问我，‘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林若蝉看着他，像是认真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对。我觉得我理所当然应该这么激动。纽文，你是不是太累了？最近你一直没日没夜地在调通讯设备。反正雷暴结束后，我们还得再等几个小时，等它们全部停下来，才能出去采集。”



纽文沉默了一下，最后还是说：“……可能吧。”

可他知道，那感觉不像疲惫。

三个小时后，等周围的甲露全部重新冷却、停下，进入休眠状态，林若蝉出舱收集了一整组散落在地上的甲露，正好十八个。它们已经不再发热，看上去和化石几乎没有两样，只是外壳更完整，颜色也更深，像刚刚经历过某种尚未凉透的命运。

任务本身极其顺利。可返航途中，纽文始终没有把刚才那种异样从心里甩掉。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在控制室里讨论对新样本的实验方案。

纽文到得最早，随后是汉娜和兰斯。林若蝉却迟迟没有来。几个人便一边等她，一边顺着前一天的感受继续往下谈。

“蚕星真奇怪。”兰斯望着显示墙上那颗缓缓自转的蓝灰色星球，说道，“整个星球，至少整个表面，似乎就只有甲露这一种活着的生物。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在进化上太难讲通了。”

汉娜接过话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表面。地下未必没有别的生物化石。也许曾经有很多种生命，只是最后都被甲露拖进了它自己的历史里。或者，甲露压根就不是通过通常的进化演变出来的。”

“那倒也解释得通。”兰斯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整个蚕星表面，几乎都被甲露最终留下来的骸骨和化石堆满了。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每一个个体从生到死都只是在重复同一种路线，那它们到底是在完成什么？”

“生命未必需要预先设定的意义。”汉娜说，“也许对它们来说，这只是一个过程。像地球生命一样，活着、繁殖、死去，仅此而已。”

“它们的生命可能真的有预先设定的意义。”

三个人同时回头，看见林若蝉正站在门口。

她看起来像是一夜没睡，眼底却有一种奇异的清醒。她慢慢走到大家旁边，继续说道：“甲露总是在低洼处繁殖，然后会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死。这样一来，低处会不断被挖开，高处会不断堆积死亡后的躯壳。它们不是在漫无目的地活，更像是在重复某种早就被写进结构里的路线。它们是在一点一点挖开整颗星球。”

兰斯下意识问道：“那为什么现在的蚕星整体看起来并没有一边内陷、一边凸起？如果它们一直这样干，整颗星球早该变形了吧？”

“等等。”纽文抬手止住他，盯着林若蝉，“若蝉，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林若蝉安静了一会儿，像是在决定要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最后她还是说道：“我昨晚做了一整夜的梦。梦里我不是站在蚕星上，我就是蚕星。我能感觉到来自外面的热，感觉到我身体上无数甲露的热，感觉到它们飞起来时，热量怎样一股一

股地流动。我还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它们一点一点挖开……可我一点都不害怕。那不是噩梦。相反，我觉得特别平静，特别开心，像一切本来就该是那样。”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没法证明这些解释是真的，可我在梦里一点都不怀疑。”

纽文的神情一下变了。

“我也是。”他说得很慢，像自己也还在确认这句话，“我具体记不清梦里看见了什么，但我也梦见自己好像成了蚕星。那种心情和昨天雷暴时一样，特别强烈，特别……美好。”

兰斯猛地抬起头：“你在蚕星上的时候，也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

“对。”

“那就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兰斯说，“上次我和若蝉第一次登陆，准备返航的时候，北边两百多公里外有雷暴。也没什么征兆，我突然就觉得特别空，特别孤独，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漂在海上。若蝉，你当时不也是吗？”

林若蝉愣了一下，像是这才想起来：“对。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那时候我也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控制室里一下静了下来。

这安静和前几次都不一样。前几次，是面对未知时的惊异；这一次，却像所有人都忽然意识到，未知已经不只是摆在屏幕里，而是已经碰到了他们自己。

汉娜看着他们，一个个看过去。林若蝉眼里的亮光，纽文那种压着不安的冷静，兰斯说到“孤独”时声音里那一下不自然的发紧。她忽然觉得，几天来零散积攒在脑中的几个点，在这一刻连成了一条她自己都不太敢说出口的线。

她缓缓说道：

“难道这是蚕星在跟我们交流？”

第四章 呼唤

这句话把所有人都惊住了。

控制室里安静得只剩下设备低低的嗡鸣声。屏幕上，蚕星地表那片银白色的金属平原仍旧停留在刚才那一帧：十八个甲露已经散开，地面上只剩下一小片尚未完全冷却的暗红色痕迹，像一枚刚熄灭的印章。

汉娜先打破了沉默。她没有再看屏幕，而是转过身来，看着另外三个人，像是在确认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并不是一时激动。

“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大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她说，“但是大多数神经心理学家都接受一个很朴素的前提：意识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来自大量简单单元之间的联结、传递和反馈。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某些东西在一个巨大网络里有序地流动，流动到足够复杂的时候，智能就出现了。”

兰斯皱着眉看着她：“你是说，蚕星……像一颗脑子？”

“不是像。”汉娜说，“如果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都成立，那它很可能就是。至少，局部上是。”

她抬手在空中点了几下，把刚才记录仪拍下的画面切成几组局部图像。被闪电击中的区域、甲露聚集的路径、地面温度的变化、甲露分散的方向，一组组数据叠在一起，像一个正在缓慢展开的结构图。

“你们看，闪电击中地面之后，除了诱发甲露活动，还会让地下出现很大范围的电流和磁场变化。甲露本身是导体，中空，彼此之间的堆叠又不是严丝合缝，而是到处都是缝隙、通道和孔洞。如果整个星球内部都是这种结构，那么每一次雷暴，都不只是让局部的甲露‘活’过来，也是在让某一片地下网络被激活。”

她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像一片被点亮的神经组织。”

“每一道闪电都像一次刺激。”兰斯喃喃地说，像是怕把这个想法说重了，反而会碎掉，“而甲露不只是生物，还是节点。”

纽文一直没说话，这时才开口：“假设你是对的，它怎么和我们交流？”

“我不知道。”汉娜老实地说，“但我不认为刚才那些梦、那些情绪波动、那些你们在蚕星地表经历过的异常体验，仍然可以只用巧合来解释。若蝉和你都在雷暴附近做过相似的梦。兰斯和若蝉在第一次登陆返航前，都感到过毫无来由的孤独。只有在雷暴附近，这种事才发生。我们至少可以先提出一个假说：雷暴激活了蚕星局部的‘大脑’，而那个局部大脑在以某种方式干扰、影响，甚至试图进入你们的神经活动。”

林若蝉一直盯着那片银白色大地。直到这时，她才轻声说：“不是干扰。”

三个人同时看向她。

“如果它真的在做这些事，”她说，“那不是干扰。它是在说话。”



纽文立刻接道：“若蝉，现在还不能这么下结论。”

“那你怎么解释那些梦？”林若蝉终于转过头来看他，声音仍然不高，但比平时更紧一些，“怎么解释它们总在低洼的地方聚集？怎么解释刚才那一整个过程里，

它们的动作那么整齐，像是知道彼此在做什么？又怎么解释我们在看着它的时候，心里会冒出那些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感觉？”

纽文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一眼汉娜，又看了一眼那一帧被冻结的画面，最后说道：“我解释不了。但解释不了，不等于我们可以先相信自己最想相信的答案。”

兰斯靠在控制台旁边，双手抱在胸前。他很少在讨论里站到任何一边去，但这一次，他显然也不平静。“如果这真是交流，”他说，“那也不只是个科学问题了。它是在主动碰我们。”

“所以才更要谨慎。”纽文说。

“可如果等着呢？”林若蝉问，“等四十多天、五十多天，等地球回复，等一切都按程序来……万一它根本不是一直都能‘醒着’呢？万一这就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呢？”

“若蝉。”纽文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替机会冲动，是为了把人带回去，把答案也带回去。”

“你真的觉得这两件事总能同时做到吗？”

控制室里又安静下来。谁都没有再说话。

最后还是汉娜收了尾：“我们先做两件事。第一，把刚收集回来的那十八个甲露样本重新做一轮实验。第二，我想给你们做几组简单的认知测试，尤其是纽文和若蝉。不是因为我怀疑你们出了问题，而是如果蚕星真的能影响人类大脑，那我们至少得知道它影响到了哪一步。”

纽文点了点头：“可以。再加一项，我和兰斯继续检查通讯设备。只要还有可能，我们就必须先把目前的情况发回总部。”

林若蝉没有反对，只是重新把视线移回到那片银白色地面上。她看了很久，像是仍然能在那早已静止的画面里，看见什么正在缓慢地活动着。

接下来的两天里，蒲公英号像一只忽然安静下来的手表，每一枚齿轮都在紧绷地转动。

实验室、控制室、通讯室三点一线地把四个人拉开，又不断把他们重新拽回同一个问题上。



对甲露的实验一开始很笨拙。人类对这种生命形式所知实在太少，几乎每一步都只能从最基本的规律试起：多大的电压会激活它，多长时间的供能能维持它的活动，温度变化与其运动幅度是否相关，单体与群体之间的反应是否有差别。

意外发现来得很快。

第一天，他们就证实了一个此前只存在于猜测中的结论：闪电式的瞬间高压并不是甲露最理想的供能方式，持续而稳定的高压才是。前者能唤醒它们，却像是一种粗暴的敲打；后者则更像把某种缺失了很久的东西重新接回它们体内。接受持续供能的甲露，活动更平稳，结构变化也更细致，甚至彼此之间更容易出现同步。

而另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发现发生在第二天下午。

那时汉娜在实验台旁记录数据，林若蝉负责操作，兰斯在另一边整理刚刚切下来的几片甲露碎屑。纽文难得也在实验室里，他刚从通讯室出来，脸色不太好

看，显然还是没能把蒲公英号和地球的背景通信稳定下来。

他们把三只甲露放在同一块绝缘观察台上，相距都有十几厘米，只对最左边的一只通电。按理说，其他两只不该有明显反应。可通电不到十秒，另外两只甲露的尾端也都出现了极轻微的颤动。那颤动小得像错觉，只有在高倍镜头下才看得出来。

“停一下。”汉娜说。

林若蝉断电。三只甲露同时安静下来。

她们换了两次位置，做了三次对照，又换成来自不同地点的样本重新测了一遍。结果没有变。只要三只以上的甲露同时处在激活环境里，即使只给其中一只供能，其余的也会出现极细微的响应，像是在无声地彼此校准。

“它们在感知彼此。”林若蝉低声说。

“或者说，”汉娜把刚生成的磁场曲线拉到屏幕上，“它们在共享某种状态。”

纽文盯着那条微微起伏的曲线，沉默了很久。那不是随机噪声。至少，不再像随机噪声了。三只甲露同时激活时，观察台上方出现了一段极弱但稳定的低频磁扰动，像某种刚刚开始成形的脉搏。

兰斯忽然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一直弄错了尺度？”

汉娜抬头看他。

“我们总把一只甲露当成一个生物。”兰斯说，“可如果一只甲露只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器官，甚至只是一个节点呢？如果它们天然就不是为‘单独活着’设计的呢？”

纽文看着那三只刚刚恢复死寂的甲露，缓缓道：“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实验，就像是把几枚神经元从脑子里挖出来，问它们会不会思考。”

谁也没笑。

与此同时，汉娜开始给几个人做认知测试。

她没有采用任何正式得像医院问诊一样的流程，只是把最基础的一些项目插进日常里：命名、短时记忆、方位判断、词语联想、睡眠后梦境回溯，甚至包括最简单的手眼协调。

第一轮结果几乎正常。

但第二轮时，她注意到了两个细节。

一个出现在纽文身上。她把一张蚕星地形图和一张飞船结构图同时摊在桌上，请他分别指出几个指定位置。纽文做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可当她随口问他：“如果把这两张图翻过来，你第一眼先找哪一个亮点？”纽文没有回答“登陆点”或“能源舱”，而是抬手点在了蚕星北半球一块高频雷暴区上。

他自己也怔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手会先动。

另一个细节出现在林若蝉身上。汉娜让她做简单的词语联想：冷、热、重、轻、家、雷、睡眠、苏醒。前几个词都没有问题，直到汉娜说出“家”。

林若蝉安静了将近五秒，才答道：“表面。”

实验室里一下变得很静。



“你是说地表？”汉娜尽量平稳地问。

林若蝉自己也像是被这两个字惊了一下。她皱着眉，轻轻晃了晃头，改口道：“不……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脑子里先出来的是这个词。”

汉娜没有追问，只在记录里写下：

“对‘家’的反应延迟。回答内容出现明显外源性意象。”

当天夜里，她又把两个人前一晚的梦境记录调出来反复听了三遍。纽文描述梦时总会不自觉地说“那片地方”“那一层”“那个亮点”，像在回忆一个自己走过很多遍的地形；林若蝉则越来越频繁地把“我在那里”说成“我就是那里”。

这些变化都还远谈不上病理，但它们像一根根细针，轻轻扎在汉娜的警惕心上。

第二天一早，她把三个人叫到控制室，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认为若蝉和纽文目前有任何功能性损伤，但我要提醒你们，蚕星如果真的在影响我们，这种影响可能已经开始了。”

兰斯第一个问：“能逆转吗？”

“不知道。”汉娜说。

“会不会继续加深？”

“也不知道。”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林若蝉忽然问。

她昨晚显然没怎么睡，眼底有一层很薄的青色，但整个人却比平时更亮，像某种光不是从外面照在她身上，而是从里面透出来。“如果它已经开始影响我们，那至少说明它确实在试着做什么。我们难道不该趁它还在做的时候去弄明白？”

纽文看着她：“我更关心的是，这种影响是不是只会越来越深，深到你最后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林若蝉迎着他的目光：“如果你站在一个外星生命面前，它正在用尽它能用的全部方式试着让你理解它，而你因为害怕自己会变一点，就转身走开，那我们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把发现带回去，不是为了在发现里消失。”纽文说。

汉娜见气氛开始绷紧，出声打断：“我同意若蝉的一半，也同意纽文的一半。我们确实不该停在这儿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也不能再让任何人毫无防护地去扩大接触。至少，在我们建立最基本的控制条件之前不行。”

兰斯一直没说话。这时他忽然看向林若蝉：“你昨晚是不是又去了隔离观察室？”

林若蝉顿了一下。

这一瞬间已经足够回答问题。

“你不能一个人去。”兰斯说，声音不高，却比平时更重，“你这两天越来越不对劲了。”

“我哪里不对劲？”

“你总在发呆。你说话的时候老是停下来，像在找词。你看着那些甲露的时候，就好像根本看不见旁边的人。”

“因为它们真的在……”

“在什么？”兰斯打断她，“在跟你说话？若蝉，我不是不信你。我只是怕有一天你会分不清，是它在说，还是你想让它说。”

林若蝉一下安静下来。

她没有再反驳，只是慢慢把视线移开。那个动作让兰斯心里一沉，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并没有真正进入她耳朵里。她像是站在这间飞船的控制室里，又像是站在一个更远的、他们都还够不着的地方。

最后纽文拍了板：“先这样。今天开始，任何人不得单独进入隔离观察室。实验继续，但若蝉和汉娜必须一起。兰斯和我继续修通讯。等再有一轮新数据，我们重新讨论。”

林若蝉点了点头，答应得很平静。

这平静反而让汉娜更加不安。

到了晚上，新的数据果然又出来了。

这一次不是实验室里的，而是来自蚕星轨道监测系统。汉娜把最近十二个蚕星日的雷暴分布图叠在一起，原本想统计它们的随机性，却发现有几处异常高密度区域，在最近三天里出现了不正常的增强。更准确地说，那些雷暴像是被什么缓慢牵引着，逐渐向几处特定地势汇拢。

其中一处，就是他们此前最早观察到甲露大规模活动的盆地区域。

“这不对。”汉娜说。

纽文把图放大，又调出过去两个月的历史数据。没有错。那片区域的雷暴频率正在异常升高，而且不是自然扩散式的升高，而像是一次次被重新点名。

兰斯看着那片慢慢发亮的区域，低声说：“像是它在一次次把电引过去。”

谁都没有接话，可谁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雷暴不完全只是天气，而蚕星又真的能用某种方式影响局部电场，那么它是不是也有可能，反过来牵引雷暴？

林若蝉站在屏幕边，看了很久，忽然开口：“如果它想让自己某一部分醒得久一点，它当然会想办法把更多能量留在那里。”

纽文看了她一眼：“你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

林若蝉微微一怔，像是没想到这个问题。“我……”她停了一下，“我只是觉得，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做。”

汉娜没有说话，只默默把这句也记在了心里。

那一夜，谁都没有睡太久。

纽文和兰斯在通讯室里轮流守着，一次次尝试恢复与地球的背景通信，结果却始终不稳定。信号不是完全消失，而是像隔着一片时开时合的薄冰，总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断掉。

汉娜回实验室整理数据时，偶然发现登陆舱的五日补给清单被提前调用过。调用时间是昨天深夜，调用人是林若蝉，备注写的是：

“连续雷暴观测预案，备用。”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立刻去找林若蝉。

因为她忽然意识到，最危险的事情可能已经不是“若蝉会不会做出什么冲动之举”，而是“她其实已经想了很久”。

第五章 沙之一

第二天上午，林若蝉仍旧按时出现在实验室，和前一天看上去没什么不同。

她照常戴上手套，照常调试电源，照常低头记录。只是比平常更安静，像是把所有的话都先压在了某个更深的地方。

汉娜装作随意地问她：“你昨天夜里是不是又没睡？”

“睡了一会儿。”

“做梦了吗？”

“做了。”

“还是蚕星？”

林若蝉过了几秒才点点头。

“梦见什么了？”

“记不太清。”她说，“只记得很亮，又很冷。有一个地方一直在发热，热得像伤口一样。”

汉娜看着她：“若蝉，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什么事，现在最好告诉我。”

林若蝉的手指在操作台边缘轻轻停了一下。那一停顿极短，短到像是幻觉。她随后继续低头摆弄那些甲露，语气却平静得近乎柔和：“我还没决定。”

汉娜知道，这其实已经等于承认了。

她原本想立刻通知纽文，可下一秒，一直静静躺在观察台上的那三只甲露忽然同时震了一下。

实验室里的电源没有接通。

汉娜和林若蝉同时抬头。

仪器屏幕上，一条极细的磁场曲线自己跳了一下，像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轻轻拨动了它。

紧接着，控制室传来提示音：轨道监测系统检测到，先前那片异常活跃区上空，正在快速形成新的雷暴云团。

汉娜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可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那天下午，纽文和兰斯仍在通讯室里调试设备。

林若蝉就是在那时候单独驾驶登陆舱离开蒲公英号的。



等他们收到来自登陆舱的通讯请求时，飞船与轨道之间的相对位置已经拉开，自动航线也已经锁定。纽文和兰斯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像是都不相信刚才那一声提示来自林若蝉。

通讯一接通，屏幕上出现她的脸。

她穿着舱内常服，安全带已经系好，背后是登陆舱简洁而冰冷的驾驶界面。她看起来异常清醒，甚至清醒得有些过分。

“船长，对不起。”她说，“我现在已经在下降途中。我太想知道蚕星想告诉我们什么了。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现在就登陆，所以……我大概准备了五天的物资。五天之后，我一定回来。”

“你怎么能这样做，若蝉？”兰斯几乎是喊了出来，“这样太危险了！从我们离开地球开始，我们四个人就不应该再分开行动了。你现在立刻返航！”

林若蝉安静地看着他，眼里竟然浮起一点歉意。“兰斯，”她说，“如果我现在回来，我以后一定会后悔。”

“那也比你出事强！”

这时汉娜也冲进了通讯室。她显然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呼吸还有些急，但没有立刻说话。

纽文一直皱着眉，直到此刻才开口。他的声音沉而稳，像在用力把整间屋子重新钉回秩序里：“林若蝉，汇报登陆舱状态。”

“一切正常。”

“全部通讯通道打开。舱内监控、生命体征、舱外摄像、姿态参数，一项不许关。你一落地，我们要能同时看到你和登陆舱。”

“好。”

“抵达后，不许出舱。”

林若蝉停了一下，点头：“好。”

“然后，详细告诉我你准备做什么。”

自从上了飞船，林若蝉已经很久没有听见纽文这样连名带姓地叫她了。她像是微微怔了一下，随后回答道：“我选了蚕星上雷暴最频繁的区域登陆。如果我们的判断没错，那里应该是最容易让它‘醒着’的地方。我不会出舱。我会在登陆舱里睡觉、冥想，尽量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更清楚地和我交流，但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计划。”

纽文看着她，隔着屏幕沉默了几秒，最后只说：“好。保持通讯畅通。至少会有两个人一直守着你。”

他说完这句，才慢慢坐了回去。手放到控制台上时，指节因为太用力而发白。

登陆非常顺利。

林若蝉选中的地点，是一片比他们此前登陆区更低、更平坦的银白色盆地。周围看不到任何突出的地形，地平线像一圈被磨钝了的刀锋，把天空和地面分得极其干净。那里的甲露比先前区域更密，几乎像一层薄薄的金属鳞片铺在地上。

她按纽文的要求没有出舱，只把舱内所有不必要的照明都关掉了。舱里很快暗下来，只剩仪表偶尔亮起一小块冷光，把她的侧脸照得有些苍白。

不久，雷暴就开始形成。

云层先是从四面八方缓缓压低，随后，远处的蓝灰色天幕里亮起一道几乎没有颜色的白光，像有人在厚布后面划了一刀。再接着，雷声才从极远处滚过来。

监视器上的登陆舱一切正常。舱内温度、气压、供氧、磁屏蔽全都稳定得无可挑剔。唯一异常的是林若蝉本人。她坐得太静了，静得不像一个孤身待在异星表面的活人，更像某种正在等待接通的仪器。

兰斯隔着通讯轻轻叫她：“若蝉？”

过了很久，她才轻声答了一句：“我在。”

雷暴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这是一次雷暴的典型时长。直到最后一道最亮的闪电从不远处劈下，把整个盆地都照得发白，林若蝉才像忽然从极深的地方浮上来似的，慢慢开口。

“刚才……它似乎真的在跟我交流。”



控制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因为刚才的感觉，只有把我自己想象成蚕星，才讲得通。”她说得很慢，像是一边感受，一边把那些感受翻译成人类语言，“像上次一样，我感觉到热量在流动，但这次清楚得多。我能感觉到我身体上有一个地方，好像是肩头，比别处热很多，其实不像热，更像电流。然后这些热，或者这些电流，被很多甲露慢慢带走，分散到身体的其他地方……我还能感觉到肩的旁边像有个很大的东西在拉着我，像月亮拉海水那样。那个东西应该是甲露集中获得能量的地方，像一个巨大的、持续运转的源头。不是单独的一块东西，更像一整套一直在那里发热、发力的东西。大到我甚至能感觉到它本身的重量。”

她停了一下，呼吸有些浅。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持续高压供电才是甲露最理想的获得能量的方式。闪电对它们来说，不是正常的食物，只是偶尔的、粗糙的替代品。它们本来……本来是会有别的东西一直陪着它们运转、给它们热的。”

“还有别的吗？”汉娜问。她的声音尽量放得平稳，同时已经把林若蝉的脑电和舱内电磁读数调到了主屏上。

“有。”林若蝉说，“我一直觉得很满足。不是高兴，也不是激动。更像是……缺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回来了。就好像所有我真正想要的，其实不只是温暖，而是有什么一直在附近运转、没有离开。现在那个地方又热起来了。”

她说完这句之后，又沉默了很久，像是已经筋疲力尽。

但真正让控制室里三个人脸色都变了的，不是她说的话，而是汉娜调出来的另一条曲线。

在她描述“肩头发热”那一段时，登陆舱外部的低频磁场读数出现了一个清晰而规律的上扬，持续了整整十二秒，几乎像是在和她的叙述同步。

谁也没有立即把这件事说破。

接下来的两天里，雷暴在同一片区域一共发生了六次。

这彻底违背了他们此前对蚕星天气的所有认知。

纽文把历史气象模型翻了个遍，也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自然解释。那片盆地上方的雷暴云团像一群被看不见的手反复拨回来的鸟，每次刚散开不久，就又重新聚拢。

“它在给自己供电。”兰斯终于忍不住说。

纽文没有立刻反驳。

登陆舱里，林若蝉大部分时间都在冥想，几乎不再主动说话。每一次雷暴结束后，她都会短暂清醒一阵，像从一场极深极深的梦里浮起来，然后留下几句让人既着迷又不安的话。

有一次她说：

“一开始，蚕星上方好像总有一层很大的东西悬着，像会发热的顶棚，又像一群一直不走的影子，所以它自己也一直很温暖。后来那层东西一点一点少下去，而

且少得很快。再后来，那个会拉着我的‘月亮’也不见了。我忽然开始觉得冷，觉得空。甲露全都慢慢休眠，只能偶尔借着闪电醒来一下……事实上，它们借的还是太阳的能量，只是转了一道手。”

另一次，她在很浅很浅的睡眠里忽然说：

“它知道自己很大，但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它要靠热量和重量去摸自己，就像闭着眼睛的人摸自己的脸。”

这些话并不总能被立刻理解，却总带着某种令人无法轻视的真实感。



汉娜开始要求她每次雷暴后都做最简单的认知汇报：名字、时间、所在位置、最近一次记得清楚的事件。最初林若蝉回答得还算顺畅，到了第二天中午，她开始出现越来越长的停顿。

“你叫什么名字？”

“林若……若蝉。”

“你现在在哪里？”

“在……登陆舱里。在蚕星……表面。”

“现在是什么时候？”

“雷暴之后。”

汉娜把这段记录单独标了出来，没有让兰斯看见。

她已经越来越确定，林若蝉不是单纯地“不想被打扰”，而是她每次恢复到清晰的自己，都比上一次更费力一点。

第二天傍晚，林若蝉主动发来一段很长的语音。

那时纽文和兰斯都在控制室，汉娜刚好来换纽文去休息。三个人就站在主屏前，把那段语音从头到尾听了一遍。

“纽文……”林若蝉的声音很轻，像是刚醒，又像是累得快说不出话来，“我想蚕星上最初的甲露，并不像自然长出来的生命。更像是那个巨大源头带来的东西，像被一批批放下来、反复使用过的工具。后来它们太多了，在这颗星球里留下越来越多彼此连通的孔洞和通道，像一张慢慢长出来的网。到后来，才一点点变成了……我。嗯，我敢肯定差不多是这样。那个‘源头’显然曾经在对我说话，只是我现在听不清它说的内容……”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忽然中断了。

兰斯一下站直了：“若蝉？”

登陆舱状态一切正常。生命体征也正常。屏幕上并没有任何故障提示。几秒钟后，通讯界面上跳出一行字：

“船长，别担心，是我关掉了实时声音和影像。不关的话，我总觉得一直有人在看我，我没法真正安静下来。我会用文字和你们联系。”

纽文盯着那行字，过了很久才回道：

“可以。但必须保持回应。”

汉娜看着那句“总觉得一直有人在看我”，心里像被冰水缓缓浇了一层。她知道，事情已经走到比他们想象更深的地方了。一个人开始主动切断与同伴最直

接的联系时，往往不是因为她更自由了，而是因为她已站在另一个系统的边缘，必须把旧的联系一根根剪掉，才听得见新的声音。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林若蝉果然发来新的文字。比起之前那些短而碎的描述，这一次几乎像一段完整的梦境：

“蚕星好像真的在回答我，回答我从哪里来。

我梦到，曾经有一个东西飘向我。它用坚硬的、铁的、热的水滴不停地冲刷我、抚摸我。我从一块坚硬的、不透明的石头，变得蓬松、柔软、金莹剔透。我开始听得见它，感受得到它，听到它的振动，感到它的重力、热量，最后甚至看见它。

它从各个方面好奇地打量我，从外面到里面，从皮肤到心脏。它曾经对我说了很多话。后来它像是在说，它总是会离开，离开它所发现的、所碰触到的石头，而又总会去寻找、凝视、理解另外的东西。

最后，它离开了。

我抬头才看见，我浮在这片幽暗里，和其他石头一样。我只是无数暗淡的石块、沙砾之一，身边缠着黑暗、糊开的颜色和萤火虫一样的光点。而那个它，在其中穿梭，也只是一粒尘埃。”

发完这段话后，她又重新沉寂下去。

兰斯看完很久都没有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想科学上的可能性，先想这究竟是不是交流，还是只是被异星环境激发出来的幻觉。可他第一个涌上来的念头却是：她已经离他们太远了。

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

第三天一早，纽文来到控制室时，第一句话就是：“若蝉今天回复得怎么样？”

汉娜已经守了一夜。她看上去比平时更疲惫，却反而更冷静了。“越来越慢。”

她说，“最开始还只是几分钟，现在常常要一个小时。她解释说，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冥想被频繁打断。但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她可能在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翻译成人类语言。”

纽文沉默了一下，转到控制台前，给登陆舱发去一条消息：

“若蝉。我想了一夜。你说的那个巨大源头，会不会是一群外星智慧生物长期停留过的大型飞船，或者一整套采掘装置？它们带来甲露，不是为了创造生命，而是为了把蚕星一点点打开、开采下去？”

消息发出去之后，过了很久没有回应。

兰斯在一旁站了许久，终于说：“我们不能再等了。”

“再等一会儿。”纽文说。

“你昨天也这么说。”

“因为昨天她还在回应。”

“可现在呢？现在她在那下面一个人，你知道她脑子里到底还剩下多少‘她自己’吗？”

纽文抬眼看向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安静了。

汉娜缓缓说道：“如果她还在交流中，贸然打断也许会造成更大的损伤。但如果她已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回应，那我们也不能继续把她留在那里。”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林若蝉终于回了消息：

“是的。但我想那些‘星尘’最初并不是为了让蚕星活过来。他们带来甲露，也许只是为了开采、钻取，把这颗星球一点点打开。后来甲露留下的铁质孔洞和通道太多，彼此又一直相连，蚕星才慢慢醒了过来。他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曾停下来和它交流过。我那些和蚕星起源有关的梦，似乎都可以这样解释。”

纽文看完这几行字，继续发问：

“它们之间也能交流？那你是不是可能知道，那些外星生命曾经和蚕星说过什

么？你说的‘星尘’，就是那些外星生命吗？”

这一次，再也没有回应。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控制室里谁都没有离开。

登陆舱的生命监测一切正常，压力正常，氧含量正常，体温正常，脑电图也没有出现危险信号。可越是这样，这种沉默就越显得异样。它不像故障，不像昏迷，更像某个人走进了一间门后面还有门的房间，正在一层层向更里面走去。

纽文终于站起身，说：“准备登陆。”

兰斯几乎是立刻就动了。

汉娜却仍站在原地，看着那条迟迟没有再亮起的通讯窗口。她很清楚，此刻的决定不再只是营救不营救的问题了。这还是一个边界问题：人类第一次真正碰到一种行星尺度的意识之后，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把手收回来。

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替这个问题寻找更漂亮的答案了。

趁着雷暴间隙，蒲公英号开始第一次主动登陆蚕星。

这不是为此设计的飞船。它太大，也太珍贵，原本就不该做这种近乎冒险的动作。但现在，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一个失去回应的人从那颗星球表面带回来。

纽文坐在主控位上，脸色冷得像一整块金属。兰斯已经穿好了宇航服，站在舱门附近，一只手扶着扶手，另一只手攥得很紧。汉娜负责监看蒲公英号姿态和林若蝉所在登陆舱的相对位置。三个人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下降过程比预计顺利。纽文操作得极稳，可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因为他不紧张，而是因为此刻紧张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当蒲公英号终于压着那片盆地边缘降落时，兰斯甚至没等舱压提示完全结束，就已经朝外走去。

这一次，蚕星地表的美和诡异都与他无关了。

银白色的平原仍旧像海一样无边无际，蓝灰色的天空压得极低，远处仍偶尔有雷光闪一下，照得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甲露像一层又一层冷冷的鱼鳞。兰斯快步走向不远处的登陆舱，靴底踩在金属骸骨堆成的地面上，发出极其轻微的摩擦声。那声音几乎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并不是走在死物上，而是正踩过某种沉睡得极深的躯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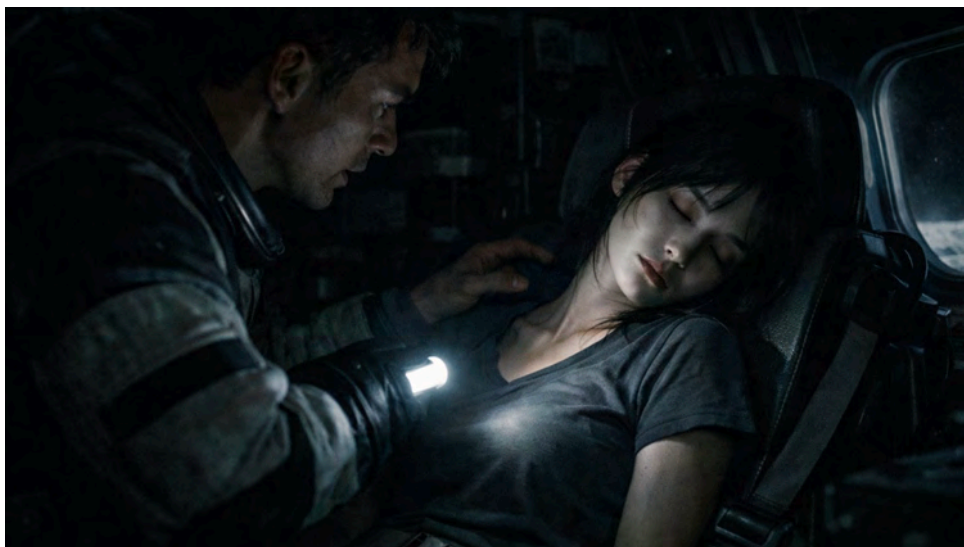
他很快来到登陆舱前，打开外部安全门，钻了进去。

舱内一片漆黑。

他先打开手臂上的应急灯。狭窄的白光在舱壁上划出一条冷线，扫过控制台、储物架、固定带，最后落在驾驶位旁边。

林若蝉歪坐在那里。

她没有穿宇航服，只穿着舱内常服，头微微偏向一侧，像是睡着了。应急灯照在她脸上，显得她的皮肤几乎没有血色。兰斯一瞬间心脏猛地缩了一下，冲过去想扶她，近到足够看清她胸口还在均匀起伏，这才猛然把那口气喘回来。



“船长，”他立刻接通实时通讯，“若蝉可能处于昏迷状态。登陆舱一切参数正常，随时可以返航。”

“收到。”纽文的声音马上从耳机里传来，“蒲公英号先返航回同步轨道。待一切正常后，登陆舱立即返航。”

“明白。”

兰斯这才把宇航服头盔取下来，小心地把林若蝉扶正，固定到驾驶座上。她整个人很轻，轻得让他突然生出一种近乎荒谬的愤怒：她明明一直都这么轻，怎么敢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像把自己交给一整颗星球似的。

“若蝉。”他低声叫她，“若蝉，听得到吗？”

她没有醒，只是嘴唇极轻地动了一下，像在重复什么听不见的词。

兰斯把耳朵凑近，也只听见断断续续的气音。他没敢离开，始终握着她的手，好像只要这样握着，她就还站在他们这一边。

过了一阵，纽文的声音再次传来：“兰斯，蒲公英号已经顺利回到轨道。登陆舱立刻返航。”

“是。”

兰斯早已做好了返航准备。他看着前方黑下去的视窗，又低头看了一眼林若蝉，轻声说：“若蝉，我们马上回家了。”

他按下自动返航按钮。

就在登陆舱姿态开始调整的时候，他才在旁边另一块几乎被忽略的屏幕上看见，一份还未关闭的日志文档正停在输入界面上。最后一行字没有写完，光标还在那里一闪一闪，像是写的人只是暂时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下一秒就会回来继续。

第六章 水未到渠不成

兰斯留在医疗室里守着林若蝉。纽文和汉娜来到控制室，调出她留在登陆舱里的日志。

“登陆第二天 10：46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把自己和蚕星混淆起来，有时会分不清我到底是我，是林若蝉，还是蚕星。今天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常常想不起来一些日常性的词语。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我敢肯定这一定和我同蚕星的交流有关。我不能告诉船长，也不能让他发觉，不然他一定会坚决中断这次任务。所以我关掉了登陆舱和蒲公英号的实时通信，改用文字，这样我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语言。

第二天 12：02

我丝毫不能察觉我和蚕星在交流着，我不能听到、不能看到、更不能摸到他，但是有些事肯定发生着，不然我不会突然冒出一些奇怪的、以前不曾有过的想法，也不会做那么多美妙的、捉摸不定的梦。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会忘记一些日常性的词语，但是如果我和蚕星的交流对我的大脑没有损害的话，会不会是由于他迫切地想跟我交流，以致于强行给我的信息量太多太快，所以我大脑里一些旧信息被新信息覆盖了，或者说一些旧的大脑联结被新的联结取代了？

第二天 12: 50

刚刚突然一阵，我觉得蚕星上的雷暴并不完全全是一种天气现象。蚕星实际上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发或控制雷暴，通常让它们发生在蚕星所好奇的地方。通过雷暴，那个地方会得到更多的能量，电子可以流动，甲露可以工作，那块局部的“大脑”有更多的机会去感知它所好奇的东西。

出乎意料地，我现在似乎能通过想象来大概控制雷暴的形成和扫过的范围。

第二天 16: 21

蚕星似乎喜欢使用各种隐喻，我想是由于他不能通过我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某些东西。那层“被子”似乎是指蚕星的大气层，而“变薄”是由于“星尘”们的宇宙飞船在持续地使用大气层，他们用大气里面的氢进行核聚变产生能量。

星尘们走后，甲露不能再从固定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宇宙飞船处获得电能了，而只能通过闪电，但这些闪电可能发生在蚕星上的任何地方。如果雷暴发生在高处，它们就会在高处繁殖，或者最多找一些局部的坑洼处繁殖，高处就会被削平一点点。慢慢地，蚕星会越来越平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来蚕星没有一边内陷一边凸起的原因。

第二天 17: 09

我既然能通过想象来控制雷暴，那一定意味着蚕星能理解我！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单方面的，但居然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真正地交流！他让我大脑的神经联结发生着变化，我想我也让他的联结发生着变化，只是可能他的变化没有我的那样快、那样强烈。

我不太觉得蚕星能主动获悉我的意识，他所知道的一定是我以某种方式告诉他的。在冥想中，我有时候什么也不想，有时候会主动想一些场景，偶尔伴有语言。我想这是他能获悉的原始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他可能能理解我想表达的场景，甚至理解我所用过的抽象的语言。

第二天 19: 34

一个小时前，我开始尝试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刚刚的那个梦，是他在回答我吗？

看见世界之前，何谈生命的意义。

第三天 0: 52

蚕星似乎还能向我传达情感。每当我脑子里浮现或者梦到关于他早年的情景，总会感同身受地觉得愉快和满足；但是，如果梦见那些“星尘”离开之后的情景，我往往会感到孤独。

第三天 3: 27

你若理解世界，自然水到渠成”

控制室里很久没有人说话。

那一整串时间戳和文字停在屏幕中央，最后一句像一小段尚未散去的余光。舱壁外，蒲公英号仍旧在蚕星的同步轨道上缓缓滑行，飞船本身安静得无可挑剔，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纽文和汉娜都知道，从他们读完这份日志的这一刻起，整件事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只是观察到一种奇异外星生命”那么简单了。



汉娜先把日志存进了只读档案库，又把登陆舱过去三天的全部生理监测和环境监测调出来，和日志时间一条一条对照。越对照，她心里越发凉。林若蝉在日志里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脑电并没有出现明显异常，心率也大体稳定。她不是在发疯，也不是在濒死状态下胡言乱语。恰恰相反，她是在一种近乎异常清醒的状态下，把自己一点点写进了另一个系统里。

纽文看着最后那句“你若理解世界，自然水到渠成”，低声说：“这不像若蝉平时会写出来的话。”

“现在的问题不是像不像她，”汉娜说，“而是这组话里，到底有多少是她自己的。”

纽文没有接话，只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问：“她多久能醒？”

“不知道。医疗系统判断是大脑长期高负荷之后的暂时性昏迷，没有器质性损伤迹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只有等。”

“如果她醒过来之后，还保持着那种联系呢？”

汉娜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们就得决定，是把它继续下去，还是由我们亲

手切断。”

就在这时，医疗室传来提示音。

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

兰斯一直守在医疗室里。

他本来坐在床边，手里还攥着林若蝉没什么温度的手。那声提示响起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看仪器，而是先看她的脸。林若蝉的睫毛极轻地颤了一下，像是有人在冰层下面拨了一下水。

“若蝉？”兰斯立刻俯下身。

她没有立刻睁眼，只是呼吸微微乱了一瞬，像刚从极深极深的地方浮上来。过了几秒，她才缓缓睁开眼睛。视线起初并不聚焦，先落在天花板的弧面上，又慢慢移到兰斯脸上。

“……雷暴停了吗？”她轻声问。

兰斯喉咙一紧，差点没说出话来。“停了。”他说，“你已经回到蒲公英号上了。

”

林若蝉像是花了几秒钟才把这句话真正听进去。她轻轻眨了一下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住，终于点了点头。那点头很小，却让兰斯悬了整整一天多的心总算稍稍落下一点。

这时，纽文和汉娜也赶到了医疗室。

汉娜先看了一眼监护屏，确认她各项指标稳定，才走到床边，尽量放缓语气：“若蝉，你能说出你现在在哪里吗？”

“蒲公英号……医疗室。”

“今天是什么时候？”

林若蝉安静了一会儿，皱了皱眉。“……返航之后。”

“你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昏过去吗？”

她又沉默了更久。不是那种记忆空白式的沉默，更像是在一堆不属于同一个尺度的感受里，艰难地把哪一部分拣出来交还给人类语言。最后她说：“我想说的东西太多……它想给我的东西也太多。后来分不清到底是谁在想，谁在看。再后来，我好像只是太累了。”

“它？”兰斯立刻问。

林若蝉抬眼看了他一下，眼神里竟然有一点近乎歉意的温柔。“不是你想的那种‘它’。”她说，“不是一个坐在什么地方等着跟我讲话的人。更像是一整片……会导电的地形。一整片因为被反复点亮，所以慢慢学会了感觉的东西。”

她说到这儿，又轻轻闭了一下眼，像是仅仅这样一句话都耗费了不少力气。

汉娜没有再追问，只先做了一轮最基础的测试。姓名、年龄、日期、简单词语复述、图形辨认、眼球跟踪。林若蝉都能完成，只是每回答几个问题，总会有一点不自然的停顿。她不再像昏迷前那样明显混淆“我”和“蚕星”，但有些词到了嘴边，还是要先绕一小圈才能找到。

测试做到一半时，汉娜拿出一张简单的星图，让她指出蚕星、蒲公英号和地球在图上的大致关系。林若蝉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点在蚕星北半球那片最近一直异常活跃的雷暴区上。

“那里现在还是热的。”她说。

几个人都怔了一下。

汉娜立刻问：“你是推断出来的，还是你能感觉到？”

林若蝉缓缓收回手，过了好几秒才答道：“像余温。不是听见，也不是看见。只是知道那里还没完全冷下来。”

汉娜和纽文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等林若蝉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后，四个人终于重新聚到医疗室旁边的小观察间里。

这一次，他们没有像前几次那样站着争论。每个人都坐下了，像是都已隐约意识到，接下来要说的话，会决定他们究竟把这件事视作一次事故，还是一次接触。

首先开口的反而是林若蝉。

“对不起。”她说。

她的脸色还很苍白，声音也轻，可这三个字说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知道我不该一个人下去，也不该先斩后奏。但如果我当时不去，我以后一定会一直想，明明已经听见了第一句，为什么不肯再多听一句。”

兰斯立刻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把嘴唇抿紧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问：“那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林若蝉看着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听明白了一部分。”她说，“最开始我以为，它是在回答我们问的问题。后来我才觉得，也许它根本不是在‘回答’。它只是在把它自己怎么成为今天这样，怎么感觉到热，怎么感觉到冷，怎么失去那个一直给它热、给它方向、陪着它运转的东西，怎么学会用闪电把自己局部叫醒……这些都让我知道。”

纽文问：“它为什么会把这些给你？”

“因为它想让我们明白，它不是被我们看见之后才开始存在的。”林若蝉顿了一下，“也因为……它可能以为我会一直留在那里。”

这句话一说出来，房间里又安静了。

“什么意思？”汉娜问。

林若蝉慢慢答道：“我们一直把它想成一个在努力碰我们的东西。但对它来说，也许事情正好相反。是我们先去了它那里，带着热量、信号、影像、语言、问题。我们先在它那片冷了很久的地方留下了痕迹。然后它刚刚学会一点点把那些痕迹连起来，我们就要走。它不一定懂‘以后’、‘返航’、‘任务结束’这种概念。对它来说，更像是……那些给过它热、在它表面来来去去、把它一点点打开的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离开。”

兰斯的手在膝上慢慢攥紧。

汉娜看着林若蝉：“所以它不是在攻击你。”

“我觉得不是。”林若蝉说，“更像是它用力太大了。它终于遇到一个能让它试着理解的东西，又太久没有过这种机会，所以它把能给我的全给了。我昏过去，不是因为它有恶意，而是因为我装不下那么多。”

纽文一直没动，这时才缓缓说道：“可结果并没有因为‘没有恶意’就变得不危险。”

“我知道。”林若蝉低声说，“所以我不会再自己下去了。”

这句话让兰斯的肩膀终于微不可察地松了一点。

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背景通信终于又一次接通了。

这一次接通得很突然，甚至带着些粗糙的撕裂感，像是一条结了冰的河缝里，

忽然冒出来一股并不稳定的水。通讯室把信息自动转到了观察间主屏上。那是地球总部几周前发出的回复，此刻才迟迟抵达。

消息很长，但中心意思只有几条：

1. 在未完成进一步评估前，暂停任何可能导致人类神经活动异常的直接接触。
2. 对全部样本及相关人员实施更严格隔离和监测。
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收集客观数据，但不得以人员暴露为代价。

最后一行是：

现场如发生超出预案范围的情况，由纽文船长依权限自主决断。

谁都明白，这行字表面上是在授权，实质上却是在把责任原封不动地送回来。

兰斯几乎立刻说道：“那就到此为止吧。若蝉已经这样了，我们不能再冒险。”

汉娜没有马上赞成，也没有反对。她只是看着林若蝉，像在等她先说什么。

林若蝉却比谁都安静。她看完消息后，只轻声说了一句：“他们是对的。”

纽文抬眼看她。

“如果是之前的我，”她说，“我大概会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可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把任何一个人直接放进去。至少，不该再用我那种方式。”

这句话让纽文稍稍放松了一点。但汉娜却在这时开口了：

“不直接放人进去，不等于我们必须就此把门关上。”

兰斯看向她：“你什么意思？”

汉娜把手边的数据板推到桌子中央。“意思是，如果这真的是一次双向接触，那么在我们知道它已经被我们唤起、也已经试图理解我们之后，什么都不说地后退，未必比贸然继续靠近更合乎伦理。”

兰斯皱起眉：“你不会还想让若蝉继续……”

“不是继续深度接触。”汉娜打断他，“恰恰相反，是最后一次、最低强度、完全在监护下的尝试。不是去问它更多问题，不是去榨取更多信息，只是给它一个尽可能简单、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信号。我们已经知道，它能理解场景、图像和情绪

结构。那我们就只给它这些。然后看它会不会、能不能，用一种客观可记录的方式回应。”

纽文缓缓说道：“你想把‘接触’变成一个结束动作。”

“对。”汉娜说，“不是为了满足好奇，而是为了把这件事收束成一个双方都意识到的动作。否则，无论从科学上还是伦理上，我们都停在最糟糕的位置：我们打断了它，却不知道它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断。”

林若蝉一直听着，到这时才轻轻点头：“我可以。”

兰斯立刻看向她：“你现在这个状态还说可以？”

“我不是说再进去。”林若蝉说，“我只是……还留着一点点余温。如果要做，也只能趁这点余温还没彻底散掉。”

她看向纽文，“而且这一次，不问‘生命的意义’。那个问题太像人类了。对它不公平。”

“那你想告诉它什么？”纽文问。

林若蝉想了想，答道：“告诉它，我们不是闪电。我们不是只亮一下就消失的东西。我们也有自己的远方，也有自己的热源，也会离开，也会记得。”

观察间里没有一个人立刻说话。

最后，纽文缓缓吸了口气，说：“方案。”

方案很快定了下来。

没有登陆，没有外出作业，没有再去激活任何样本。所有人都待在蒲公英号上。汉娜负责全程监测林若蝉的生理和认知状态，并设定严格的中止条件：只要出现语言混淆加剧、脑电异常、心率失控或自我定位错误，实验立刻停止。兰斯负责联动轨道监测系统和地表记录仪，确保能够同时看到蚕星地面的客观反应。纽

文负责最终授权和统一指挥。

至于要“传达”的内容，反而花了他们最长时间。

因为一旦去掉语言，人类其实并不太会把一个简单意思传给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

后来还是林若蝉说：“不要太多。越多越容易变成人类自己的解释。就三个画面。”

她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个，是我们四个人。”

“第二个，是地球。”

“第三个，是我们看着它。”

“不说‘再见’，也不说‘以后回来’，对吗？”汉娜问。

“对。”林若蝉说，“因为那些都太像承诺。我们未必做得到。只让它知道，我们看见过它，也有一个很远、很热的地方。”

纽文看着她，点了点头。

他们把这三个画面尽量压缩得更简单一些。没有复杂的叙事，没有抽象概念。只是四个人在发射前最后一夜并肩坐着的样子，地球那颗蓝色而安静的球体，以及蒲公英号悬停在蚕星上方时，控制室屏幕里缓缓升起的蓝色太阳。

汉娜甚至连灯光都调了，尽量让林若蝉处在一种既清醒又不至于滑入过深冥想的状态里。

一切准备好之后，纽文忽然问了一句：“如果它真的回应了，我们怎么判断那是回应，而不是巧合？”

兰斯说：“如果是天气，我们看到的应该还是统计上的随机分布。只要它做出明显偏离自然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就足够了。”

汉娜补了一句：“而且必须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结构。”

纽文沉默了一下，说：“开始吧。”

实验在医疗室旁边的低刺激观察舱里进行。

林若蝉躺在调低角度的医疗椅上，腕部、太阳穴和颈侧都接着监测线路。她没有闭眼太久，只是先看着投影屏上那三幅依次闪过的图像，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直到那些画面在脑子里留下足够清晰的残影。

“准备好了吗？”汉娜轻声问。

“嗯。”

“记住，不要追。只让它看见。”

林若蝉点了点头，然后慢慢闭上眼。

控制室那边，兰斯已经把轨道监测主屏和地表记录仪画面都切了出来。纽文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有坐下。那片先前一直异常活跃的盆地此刻仍旧平静，地表记录仪镜头里，只能看到一层层沉睡的甲露，像撒在银白平原上的暗银色鳞片。

最初的几十秒，什么都没有发生。

林若蝉的脑电比平时稍微活跃一些，但总体稳定。汉娜正准备提醒纽文，也许这次什么客观现象都不会出现，地表记录仪画面忽然轻轻闪了一下。

不是设备故障，而是天色变了。

记录仪上方本来还很均匀的云层，在几乎没有预兆的情况下，从四个方向各自压下来一小块暗影。那四块云团不大，甚至称不上完整的雷暴系统，却像被同一种看不见的力度推着，从盆地的四周同时向中间缓缓靠近。

“四个。”兰斯低声说。

纽文没有接话，眼睛却已经一瞬不瞬地盯住了屏幕。

那些云团移动得很慢，却异常明确。它们既不像自然风场带来的散乱漂移，也不像之前那种整片区域被同时点亮的大范围活跃，而像四个彼此独立又彼此知道的东西，在向同一个地方靠拢。

与此同时，地表也开始变化了。

记录仪前方原本静止不动的一大片甲露，忽然有极细微的反光一片片亮起来。不是升空，不是繁殖，也不是之前见过的那种有序六边形聚集。它们只是极慢极慢地，同时转了一个方向。

所有圆头尖尾的甲露，几乎在同一时刻，把尖尾从四面八方收拢过去，让较圆的一端微微朝向了天空中那四片渐渐靠近的暗云。

从高处看上去，像一整块银白色平原上，无数沉睡的小生物同时抬了一下头。

“这不是我们见过的任何一种模式。”汉娜看着数据流，声音也微微变了，“磁场分布很平，没有出现繁殖时那种柱状集中……它们只是在同步改变朝向。”

此时，林若蝉仍闭着眼。她的脸色有些白，呼吸却很稳。过了几秒，她轻声说：“它看见了。”

“若蝉，你在跟它说话吗？”汉娜立刻问。

“没有。”她说，“只是……它在看那三个画面。”



控制室里，四片云团终于在盆地上方彼此接近到足够近的距离，却没有像雷暴那样骤然爆发，而是同时向中心释放出极细的一道白光。那白光不像闪电，倒更像四根几乎透明的针，从四个方向轻轻碰了一下盆地中央。

下一秒，所有云团一起散了。

不是炸开，而是像做完一件很短的事之后，同时后退。

而被它们轻轻点中的那片地面，慢慢亮了起来。

亮度远不如甲露繁殖时那样炽烈，也没有金属液滴升起。它只是像一小块在厚冰下方发热的水，稳定而安静地亮着，过了很久都没有灭。

兰斯盯着那块光，几乎忘了呼吸。

“像什么？”汉娜忽然低声问。

林若蝉还闭着眼，过了很久才回答：“像它给我们看它的‘家’。”

纽文的目光仍停在屏幕上。那片发亮的地面并不大，可在四周一整片沉默而转向的甲露映衬下，它看起来像某种不需要语言也能明白的东西。

不是答案。

不是证明。

更像是，另一种生命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把它记忆里最温暖、最不孤单的那个地方，指给他们看了一次。

就在这时，汉娜看到林若蝉的脑电开始有轻微升高，立刻说：“够了。结束。”

林若蝉像是早就在等这句话，几乎立刻就睁开了眼。

她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被拖入更深的地方，反而很快就把视线重新聚拢回来。她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三个人，又看见主屏上那片仍在安静发亮的地面，忽然极轻地笑了一下。

“它知道了。”她说。

“知道什么？”兰斯问。

“知道我们不是闪电。”林若蝉说，“知道我们也有自己的远方。知道离开不一定等于丢下不管。”

她说完后，像是终于卸掉了一件很重的东西，整个人慢慢靠回椅背里。那点一直绷在她眼底深处的光，似乎也终于柔和了下来。

后续的客观分析做了很久。

汉娜和兰斯把那段影像一帧一帧拆开，对照过去全部气象和地表活动记录，最终都不得不承认：那四片云团的同步生成、靠拢、释放、后退，以及地表甲露在非激活态下大范围同步转向，几乎不可能用已知的自然过程解释。至少，在他们已有的数据里，从未出现过如此明确的结构性变化。

纽文把这一切都完整写入了发往地球的报告里。措辞极其克制，没有任何一句超出证据边界的话。他只在结尾写道：

我们尚不能证明蚕星具备何种意义上的“意识”，但已获得足够理由，认为其存在对复杂外部刺激进行整合并作出非随机响应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响应并非只指向信息交换，也可能指向某种原始而稳定的互相辨认。

写完之后，他把报告保存、加密、排队发出，然后很久没有动。

汉娜坐在一边，看着他，忽然问：“你后悔吗？”

“哪一件？”

“允许若蝉继续那最后一次尝试。”

纽文想了很久，才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会一直怀疑，人类第一次被另一种生命碰到门口时，是不是只是因为胆怯，就把门悄悄关上了。”

他说完，像是也觉得这句话太不像自己，便没再继续说下去。

林若蝉恢复得比所有人预想得都要慢一点，却也比所有人担心得都更完整一点。

她还是她。会疲惫，会走神，会盯着控制室外那颗蓝色太阳看很久，也会在说到某些词时微微停顿，好像那些词要先从更深、更远的地方浮上来一遍，才能重

新落到她嘴里。

汉娜每天仍旧给她做认知测试。大部分异常都在一点点减轻。对“家”的联想，她后来终于能重新说回“地球”；可在被问到“冷”和“热”的时候，她还是会比别人多沉默几秒，像是这两个字对她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两个字，而是一整套比人类语言更古老的经验。

兰斯仍旧时不时去医疗室看她。有时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并排坐着，看投影墙上缓慢滚动的蚕星地表影像。偶尔，兰斯会给她讲一点地球上的事，讲火星古河道遗址，讲他小时候见过的暴雨，讲那次在她家吃过的萨其马。林若蝉听着听着就会笑，说：“你怎么还记得那个。”

兰斯也笑：“因为你们家做得太甜了。”

谁都没有再提那场独自登陆，也没有再提“如果当时怎样怎样”。那些话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说。能坐在这里，本身就意味着最坏的那部分没有发生。

三天后，蚕星迎来了一次漫长的黎明。

蒲公英号仍旧停在同步轨道上，和往常一样，控制室的内壁投映出外部的景象。蓝色太阳正在极缓慢地从地平线那端升起，淡蓝色的光先落在星球边缘，再一点点洇开，像有人从另一边轻轻拧亮了一盏很大的灯。

四个人都在控制室里。

没有谁刻意约定，但大家都来了。林若蝉也来了，虽然还没完全恢复，走得比平时慢一些。她站在纽文身边，兰斯和汉娜分别在两侧。四个人隔着屏幕似的舱壁，一起看着下面那颗银白色的星球慢慢被蓝光照亮。

地表记录仪也把同一时刻的近景传了回来。

那片他们曾经最早看到甲露繁殖、最早发现异常雷暴、也在最后一次接触里

被点亮过的盆地，此刻正沐浴在新一轮蓝色晨光里。银白色平原上的甲露原本沉睡般散落着，静得几乎看不出生命迹象。可随着第一缕更直接的日光越过地平线，镜头里，极远极远的一大片甲露忽然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统一动作。

它们同时把较圆的一端转向了光来的方向。

没有雷暴，没有高热，没有繁殖，没有被闪电粗暴地点亮。只是无数暗银色的小小个体，在一整片寂静里，向着同一边，轻轻地转过去。

那动作缓慢得像海面起风之前的一层纹。

兰斯第一个低声说：“它们在看日出。”



林若蝉盯着画面，很久才轻轻答了一句：“也可能是在看热从哪儿来。”

“有区别吗？”汉娜问。

林若蝉想了想，微微笑了：“也许没有。”

纽文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忽然抬手，把控制室里最后一块没有关掉的操作界面也熄掉了。整间控制室顿时只剩下舱壁投映出来的天光和星光，四个人像真的悬在那颗蓝色太阳与银白色星球之间。

没有人再去问生命的意义。

因为在那一刻，他们都已经看见，一种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是怎样在漫

长的寒冷之后，凭借一点一点传递下去的热，学会感觉，学会辨认，学会把自己转向光来的方向。

蓝色太阳继续升起，银白色平原上的甲露缓慢地、一致地朝着那边转过去，像一整颗星球第一次学会了目送，也像他们第一次真正看见，它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

附录：蒲公英号船员档案摘要

1. 纽文 (Nywen Blomqvist)



岗位

- 蒲公英号船长
- 物理学家
- 深空导航与极端环境设备专家

任务分工

- 飞船总体指挥

- 关键故障决断
- 轨道与登陆窗口综合判断
- 地面突发情况最终授权

选拔评估摘要

- 决断能力强
- 压力环境下维持秩序的能力突出
- 风险意识高
- 倾向独自承担责任

申请陈述

如果我回来，我希望我没有因为犹豫而失去任何一个人。

附注

纽文是少数在选拔阶段就被明确标记为“具备现场最终决断潜质”的候选人。他的优势不是绝对冷静，而是能在高度不确定状态下，仍然优先排列问题与代价。

2. 林若蝉 (Lin Ruochan)



岗位

- 生命学家
- 极端环境生命结构研究方向

任务分工

- 甲露样本观察、解剖与分析
- 生命活动规律归纳
- 生殖结构与生命形式推断

选拔评估摘要

- 对异常结构与边缘现象的感知能力很强
- 在不确定环境下可能比他人更快形成大胆假设
- 优点与风险并存

申请陈述

如果我回来，我希望我已经知道，生命并不只会以我熟悉的方式活着。

附注

林若蝉在选拔阶段即被多次标记为对异常结构、陌生生命形式及低表达对象具有高敏感性。其成长背景稳定，由单身母亲长期抚养，家庭条件良好，教育资源充分，情感支持方式则以克制、理性和持续承担为主。评估组认为，此类背景使其形成了较强的独立处理能力、显著的情绪内化倾向，以及对复杂但不主动外显之对象的持续关注能力。该特征有助于其在面对未知生命形态时保持长期观察与深入理解，但亦意味着其好奇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先于风险回避机制发挥作用。

3. 兰斯 (Lance Velázquez Navarro)



岗位

- 地质历史学家
- 行星遗迹与沉积结构研究方向

任务分工

- 地表地质历史分析
- 遗迹与化石结构判读
- 使者号现场拆卸与回收协助

选拔评估摘要

- 现场适应力强
- 对遗迹与死亡痕迹具有高度敏感性
- 语言具有一定诗性与跳跃性

- 在极端环境下仍能保持稳定执行能力

申请陈述

如果我回来，我希望我带回来一些证据，证明死亡也会说话。

附注

兰斯对蚕星的第一直觉是“墓地”，第二直觉是“摇篮”。选拔组最初认为这种倾向可能意味着过度投射，但多轮模拟显示，他的诗性直觉并不妨碍技术执行，反而常帮助他在陌生环境中快速建立整体理解。

4. 汉娜 (Hannah Clarke)



岗位

- 神经心理学家
- 长期隔离环境认知稳定研究方向

任务分工

- 乘员心理与认知状态监测
- 长期孤独环境适应评估
- 对未知认知影响的分析与预警

选拔评估摘要

- 情绪稳定
- 对群体张力具有良好调节能力
- 对自我边界与意识变化问题高度敏感

- 倾向在问题失控前提出限制条件

申请陈述

如果我回来，我希望我还能准确地说出“我”是谁。

附注

汉娜是少数在选拔阶段就明确指出“蚕星任务最大风险未必来自外部环境，而可能来自人类认知结构本身”的候选人。太空局内部曾建议她留在地面支持组，但她拒绝了。

补充说明

该组合并非“无冲突组合”，但在深空长期任务语境下，被认为具备互补性。评估组特别指出：本组合的优势并不在于意见一致，而在于分歧发生时，仍有较高概率维持共同工作。